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

法国共产党

保卫共和制度而斗争

世界知识出版社

15134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叢

法国共产党
为保衛共和制度而斗争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8年·北京

出版者說明

本書收集了法国共产党从1958年5月10日到6月24日关于法国目前形势的声明、決議和講話等12个文件，另編了一个大事記，附于書后。自从法国殖民軍隊將領和極端殖民主义分子在阿尔及利亞發動法西斯叛乱以后，法共立即發表声明，呼吁全体劳动人民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團結起来，为击退法西斯的猖狂进攻和保衛共和制度而战斗。目前这个斗争尚在進行中。为了便于讀者了解法国目前局勢，我們特把这些文件編在一起，出版一个小册子。

目 录

多列士答“巴黎新聞”記者問.....	1
——解决国家灾难的良方不在于建立个人权力， 而在于尊重普选的决定 (1958年5月10日法共“人道报”發表)	
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声明.....	5
(1958年5月14日)	
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声明.....	7
(1958年5月19日)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決議.....	9
(1958年5月20日)	
杜克洛在国民議会上的發言.....	10
——我們將投共和国的票 (1958年5月20日)	
杜克洛在国民議会上的發言.....	16
(1958年5月28日法共“人道报”發表)	
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声明.....	19
——为共和国而战斗的新阶段 (1958年6月3日)	
杜克洛对意大利“团结报”記者發表的談話.....	22
(1958年6月6日)	
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罗歇在法共中央委员会會議上代 表政治局所作的报告摘要.....	30
(1958年6月9日)	

多列士在法共中央委员会會議上的講話·····	44
(1958年6月10日)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決議·····	63
(1958年6月10日)	
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声明·····	67
(1958年6月24日)	

附 录

法国法西斯分子在阿尔及利亞發動政变 以来的大事記·····	72
----------------------------------	----

多列士答“巴黎新聞”記者問

——解決國家災難的良方不在於建立個人權力，而在於尊重普選的決定

（1958年5月10日法共“人道報”發表）

“巴黎新聞”報曾向一些政治人物、其中包括莫里斯·多列士提出下面兩個問題：

（一）國內外發生的事情是否使您認為應當請戴高樂將軍出山？

（二）如果不認為如此的話，您根據哪些考慮反對這樣的可能性？

以下是莫里斯·多列士的答復：

沒有人否認，現在的政治局勢確實嚴重。大家一致承認——包括被指定組織新政府的政治人物方面——這個局勢是為阿爾及利亞戰爭所左右的。

人民在1956年1月2日大選時已經明確地表示要求停止軍事衝突，對於繼續進行這場戰爭更感到反感。人民投票反對一個政府，而在數月之後又看到這個被排斥的政府的成員以及為人們所譴責的政策的支持者得以恢復內閣的職務，甚至重新掌握國家事務的領導權，對這樣的事實人民是不能接受的。

可見，當前一切困難的主要根源的阿爾及利亞戰爭之所以繼續下去，純粹是因為人們在違反普選的決定以及無視人民意志的情況下進行統治。

這就是說，國家現今的災難並不是由於民主太多，而是

由于破坏了民主。寻求使內閣稳定的良方和保障，不在于建立个人权力或建立一个特殊制度，而应该在于执行一个忠于普选时人民表示的意旨、在实践中不断实现民主的政策。

請“戴高乐出山”，建議給他以全权，这正意味着走上相反的道路。这意味着和人民的願望背道而馳。这就是对你們提出的問題的根本答复。

加之，沒有人知道戴高乐將軍喜欢什么解决方法。尤其是在阿尔及利亞的問題上，沒有人知道他会想出什么东西来。

我們所知道的是，曾經是或者始終是戴高乐的亲信的那些人們，已經暴露自己是最具有灾难性的政策的拥护者，例如达讓勒海軍上将在越南和極端主义者的領袖苏斯戴尔在阿尔及利亞的所作所为。这些人物的行为难道还没有显示出充分明确的主导思想嗎？

回溯一下戴高乐將軍过去政治生涯中的其他事实，例如他在巴拉蒂那针对西德所作的演講，并不是否定他在抗德期間的行动。

發表那次演講时正是法国获得解放的翌日。那时法国的权利并不在于践踏德国的人民，而在于针对德国的反动分子和复仇主义分子采取一些保障的措施，同时信任德国的民主力量，即便这个力量在当时还是很微弱的。可是戴高乐將軍却相反地鼓励了民族主义分子的复苏：他遵循了尽人皆知的反苏的小欧洲的概念。

大家也不能忘記，由人們建議請出来振兴法国政局的那个人，正是推翻十一年前結成的联盟、推翻他自己簽訂的法苏条約的負責人之一。他沒有隱諱他对于大西洋公約的

贊揚，而大西洋公約所造成的危害性后果是無需再提及的。

在內政方面，法國工人階級和它的政治上的代表法國共產黨也有充分的理由來反對一些人所主張採用的辦法。

曾經有一個時期，戴高樂掌管國家事務，並且這是和我黨的代表一起進行的。這種合作是符合我們自己在1945年第十次全國黨代表大會上所規定的方式的。那時我們就指明法國的復興不能僅僅是一個黨或幾個政治人物的任務，而應該是一個真誠地依靠人民的、民族和民主的廣泛團結的政府的任務。

戴高樂將軍和我們共同進行工作的時間並沒有延續多久。他不甘於在一個有主權的議會的監督下並且和一些不能單純地按照他的意志行事的部長治理國家。

他對於我們提出的團結綱領所給予的答复是開展一個重新分裂法國人的宣傳運動。他硬要把我們從民族的家庭中排擠出去，1946年在全國展開了一個廣泛的、矛頭主要指向忠於社會主義事業的勞動者的鼓動宣傳。

為了進行這樣的運動，他在“法蘭西人民聯盟”的幌子下集結了一個五顏六色的反動集團。他那時是要把全部的右派力量、包括罪大惡極的叛亂分子和國內所有大封建財團利益的維護者重新集結在一起。

我們在這裡不準備談經濟和社會問題。人人都知道，戴高樂將軍在執掌國家事務的時候，並沒有證明他在这方面有任何特殊能力。

為了這一切原因，我們既對於個人獨裁和個人權力不懷有任何好感，就不會對於被提名擔任獨裁者職務的人懷有更多的好感。

恰恰相反，事態所要求的是尊重普選時的決定。人民

在等待着結束1947年以來對共產黨人所進行的排斥，而這種排斥的做法所引起的悲慘後果是每一個人都看到的。人民不再願意在投了左派的票以後還受右派的統治。

必須使法國出現一個反映在國內存在的左派多数的左派政府，也就是說，在這個政府中，共產黨人將和其他共和人士一道為實現一個符合人民意願的綱領負起責任來。

人們都知道共產黨人關於必須支持阿爾及利亞人民獨立的論點。

共產黨人準備支持一切能促成向和平解決的方向發展的步驟。

共產黨人準備，在各左派政黨找到折衷方案的基礎上，參加一個在阿爾及利亞實現和平的政府，這個政府將在正視叛亂者的圖謀、粉碎一切把共和國導向滅亡的企圖的同時，執行一個維護自由和社會進步，一個和平、裁軍和民族獨立的政策。

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声明

(1958年5月14日)

法西斯的叛乱阴谋已于星期二^①在阿尔及尔实现，它本应同一天在巴黎进行，但是在这里已经初步遭到了失败。

法国共产党于13日到14日的夜里发出的行动号召是团结共和人士反对叛乱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劳动群众、所有的民主人士热烈地赞同共产党议会党团所采取的正确而有效的立场：由于它提出拥护团结的建议和它的投票，它挫败了成立一个完全以极端分子和极端分子的同谋者组成的政府的企图。这个政府的目的在于把战争扩张到整个北非并以法西斯独裁来扼杀人民要求和平的声音。

在星期三的那一天里，工人阶级通过各种极不同的方式举行了示威游行多起，表明了他们杜绝共和国敌人的决心。一个壮大的学生示威游行也在拉丁区举行了。

斗争应在各方面继续进行并加以扩大。的确，篡夺政权的叛乱者一直在阿尔及尔为所欲为；政府对他们尚未采取应有的措施。在巴黎，戴高乐将军为了取得叛乱将军马絮和同谋者为他要求的个人权力，变本加厉地进行阴谋活动和更加频繁地举行秘密会谈。

我国人民要求对这一叛变立即采取下列措施：

——将马絮和其他叛乱首脑撤职并剥夺他们法律上的权利；

——将巴黎的所有阴谋叛乱者逮捕并予以治罪，特别

^① 5月13日。——译者

是主謀雅克·苏斯戴尔——內战分子指望他到达阿尔及尔；

——取締法西斯和伞兵組織；

——清洗警察和軍隊中的人員；

——尊重民主自由，特別是勞動者和所有要求保衛共和國的人們舉行集會和示威游行的自由。

政府一方面宣布要保衛共和法制，一方面猶豫，不敢打擊它的最凶惡的敵人，反而禁止工人階級和人民力量的集會和游行。

這種態度顯示出，它傾向於同極端分子謀求妥協，以便於繼續和加緊戰爭，使法國一敗塗地，而實際上，只有一個符合我們時代精神的民主政策，才能在法國和阿尔及利亞之間建立新的關係。

為了保衛自由，工人階級、民主分子和共和分子主要必須依靠他們自己。他們將日益擴大行動以徹底粉碎法西斯陰謀。

在每一個企業、每一個城市、每一個鄉村中多多組織請願代表團、停工和示威游行！

不要放過任何一次法西斯示威而不在同一地點立刻組織反法西斯的群眾性的回擊！

共產黨人將盡他們的一切力量來消除由於社會黨的態度而對實現所有勞動人民的統一行動造成的障礙。他們將加倍努力來實現工人階級的統一戰綫和一切民主力量的團結。

這正是警惕和團結的時刻了。

讓我們肩並肩地堵塞法西斯道路吧！

法國共產黨政治局

（譯自1958年5月15日法共“人道報”）

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声明

(1958年5月19日)

問題已向戴高乐提出来了。他答复的意思是清楚的：他肯定自己是極端殖民者的領袖，是阿尔及尔叛乱者陰謀的鼓动人 and 领导人。

他对以他的名义在阿尔及利亞进行活动的叛乱將領和法兰西人民联盟首脑未作任何否認。

他掩盖殖民主义者要进行全面战争、要从阿尔及利亞着手毁灭法国共和制度的陰謀。

戴高乐要求一种超越正当的和宪法的途徑的无限权力。

現在沒有疑問了。他要建立个人权力。他要独裁，要一个受到極端殖民主义者和我国最反动的势力支持的軍事独裁。

所以，他既不譴責阿尔及尔的武力叛变，也不排除在巴黎發生政变的前景。

这条道路对法国來說只能是冒險和不幸：法国人之間进行內战，国家与軍隊分裂。

因此，必須摆脱模稜两可的状态，打击叛乱分子，保衛共和国。

政府已經以压倒的多数通过紧急法案，从而获得了特別权力。政府應該利用这个权力，撤消那些叛乱軍官，使共和国總統的号召受到尊重，要求取消支持叛乱的議員的議會特权并予以逮捕，要求电台为唯一合法的共和国服务。

政府为保衛共和国、保衛共和国的体制机构及自由所作的努力将肯定得到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全力的支持。为反对戴高乐举行記者招待会而發出的停工和罢工口号所取得的輝煌成果,已显示了我国人民的共和意願。

我們已經取得一些胜利。五天以来,法西斯主义在遭到失敗。战斗并没有結束。为了鎮压叛乱和法西斯主义,为了粉碎陰謀,我們要求懲办罪犯,对于叛乱分子及其同謀犯实行紧急法案。

法国共产党政治局

(譯自1958年5月20日法共“人道报”)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1958年5月20日)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58年5月20日举行会议，批准政治局自5月13日阿尔及尔武装叛变以来所作的决定、共产党议会党团在国民议会中的活动以及共产党议会党团在各次投票中所采取的立场。

由于共产党的警惕、行动和统一活动，由于工人阶级和广大民主群众的团结行动，使中央委员会得以在保卫共和国方面取得初步的和重要的成就。中央委员会特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叛乱分子的阴谋至今已日益遭到失败。戴高乐已不得不暴露出自己是叛乱的鼓动者和领袖。

但是，共和国的胜利仍没有得到保障，危险仍然很大。

中央委员会对于局势作了深刻的分析以后，一致授权政治局和议会党团在各种情况下作出能够确保民主制度和工人的自由，堵塞戴高乐领导的叛乱分子上台的道路，以及粉碎在法国建立任何受到社会反动派、军国主义和主张在北非发动全面战争的极端殖民主义者支持的个人独裁的决定。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译自1958年5月21日法共“人道报”)

杜克洛在国民議会上的發言

——我們將投共和国的票

(1958年5月20日)

女士們，先生們：

国民議会要在一个極端危險的局勢下就順延在阿尔及利亞的特殊权力法問題表示态度。

我們反对特殊权力的立場是众所周知的；由于使用这种特殊权力而造成了我們在阿尔及利亞所看到的局勢，这就更証明了我們的反对立場是正确的。

我們譴責極端主义者是有理由的。他們所唯一关心的是保持他們的殖民主义特权并保証繼續在阿尔及利亞进行战争，他們强行了一个与法国的利益背道而馳的政策。

我們正确地強調指出，有一种思想情緒和法西斯行为正在發展，甚至在某些軍人中間發展。

5月13日的叛乱完全証实了这个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政治估計。

事实說明繼續进行阿尔及利亞战争如何危害我們法兰西国家的民主自由。法西斯的軍事独裁威胁正在籠罩着法国。

我們要使祖国免受个人权力的桎梏

我們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情勢下要就向国民議会提出的延長特殊权力的問題表示态度。昨天在奥尔塞旅館举行的記者招待会对于在很特殊的情况下提出执政人选的問題是

很有意义的。在这里的某一些人所处心积虑的无疑是造成无人掌政的局面，以便于为冒险行动开辟道路。而我们正是要使我们的祖国免于遭受冒险行动和个人权力的桎梏。

向我们提出这项将由国民议会通过或拒绝的法案草案的政府是在困难的条件下组成的。这个政府是在这样的时刻受权的：我们当时得知在阿尔及尔进行着目的在于——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强加于法国一个符合极端主义者愿望的政府。

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这意味着一个什么样的政府。

这意味着一个毫不考虑共和国宪法、无可避免地带有军事的和法西斯独裁性质的戴高乐政府。我们只能对于使得戴高乐将军为阿尔及尔叛乱将军开脱的事实表示遗憾，他硬说他们没有违犯法纪，可是正如内阁总理先生5月16日在这里所说的，一些人曾经在阿尔及利亚从事制造反对共和国政府的叛乱形势。

内阁总理先生曾谈到某些不属于军队的人物到阿尔及利亚去的事实。

他着重指出，这些人的目的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阿尔及利亚和法国本土同时制造叛乱的局势。

根据内阁总理先生自己的话，这是一个反对共和国和已经建立起来的共和秩序的阴谋。

笼罩着我们共和机构的威胁还远远没有消除。

在我提到的昨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这样的提法：“如果人民愿意”；这个提法可以掩盖各种不同的做法，其中并不排除使用类似在阿尔及利亚使用的手段。

谈到这一点，我要提醒内阁总理先生，现在有人正在巴黎散发由所谓全国独立委员会——它正在支持阿尔及尔的

所謂救國委員會——署名的傳單。傳單上是這樣寫的：

“全國獨立委員會

配合着本土上所有的救國委員會（這就是說在法國有這樣的地下組織），要求能夠榮幸地通過自己的行動促使民族力量突然振奮起來；

申明它對阿爾及爾救國委員會的全部支持，相信薩蘭將軍能把戰鬥導致勝利，號召全體法國人和軍隊一起在救國委員會的周圍組織起來；

法蘭西萬歲。

全國獨立委員會”

（這時法西斯議員多爾哲爾叫好！共產黨議員抗議，杜克洛繼續發言。）

在傳單上簽字的是謝列勒將軍，查森將軍。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根據報紙，查森將軍就是最近被逮捕的那位將軍，同時據說——也是根據報紙的報導——警察在他家裏進行搜查時還逮捕了另一個軍官。

這位將軍在法國進入了地下活動，而我們議會的成員蘇斯戴爾、德隆、阿拉齊却到了阿爾及爾；他們在那裏反對共和國政府，要求成立一個戴高樂政府。

（法西斯議員多爾哲爾叫好。）

這些人到了叛軍那方面去了，或者引用特里布雷先生自己的說法，走到了分裂集團那邊去了。

我還要補充一點，當那些將軍們向戴高樂表示效忠時，他們就已處於不服從他們有責任遵從的共和國政府的地位。他們使民族的團結遭到危險，而共和國政府是負有保衛共和國的責任的，但它又不能不考慮到這個形勢。

共和国的法紀应对一切罪犯加以制裁

这一切都使我們認為，一定要用强有力的持久的方法保衛共和国。例如，我們認為——而且我很高兴，国防部長先生在场——在軍隊方面，必須支持忠于法兰西共和国的軍官、准軍官和士兵。

为此，有必要到处——包括在兵营中——招貼共和国總統先生对軍隊的号召。

必須針對叛乱分子采取保衛共和国的不可缺少的措施。

不能因为某些人物有重要的职务就放松对他們的制裁。共和国的法紀一定要对一切罪犯加以制裁，不論是对叛乱的將軍，还是对于参加叛乱的議員。

請还允許我这样說，为了保衛共和国，不能讓国家电台替阿尔及尔的叛乱者所想强加于人們的执政人选进行宣傳。

繼續执行过去的政策不能解决

阿尔及利亞战争的問題

叛乱分子曾試圖使人們相信，由于他們，阿尔及利亞的問題从此便解决了。有誰会这样相信呢？事实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阿尔及利亞战争問題不幸依然存在着，繼續老的政策是不能使之解决的。最后还得考虑——而且越早越好——直到今天在阿尔及利亞执行的政策所造成的消極結果，以便最后在法兰西共和国和阿尔及利亞之間建立新的关系。

今天，当政府要求順延特殊权力的时候，有些人便問，

將由誰在阿尔及利亞行使这种特殊权力。

內閣总理先生告訴我們說，过去是由軍隊行使的，今后它将繼續行使这种权力，同时在这一点上还談到了薩兰將軍。

此外，我的印象是，在現在的情况下，这位將軍在阿尔及利亞是用任意独立行动，他无疑地对于我們所討論的特別权力不怎么在意。

內閣总理先生在前几天的时候曾告訴我們，薩兰將軍在沒有得到政府的同意就擅自任命一些官員。这是严重的。或許以后就会有人告訴我們，是哪些事实在过去和現在决定了政府給予薩兰將軍目前的信任。

刚才，孟特尔先生曾建議把特殊权力授予軍隊而不是授予共和国政府。在他刚刚提交的先决动議中，他对于自己在一时激动的情况下所維護的論点只做了微小的修改。

不論怎样，我們看到孟特尔先生为了反对共和国政府，在企圖使人們給予軍隊信任时，似乎是要在軍隊的队伍中煽动不服从合法的共和国政权的情緒。我們反对采取这样的特殊程序。我們拒絕这样的解决方法，我們提醒說，对于我們來說，首要的是国家的前途問題。

人民群众决定坚决阻塞叛乱者的道路

問題在于，在現今的情况下是共和国将得以保衛呢，还是讓一个軍事的和法西斯的独裁在我們国家建立起来。

这就是法国人民所关怀的事情。法国的广大群众在坚决拯救民主自由的同时，还要拯救向更美好的前途迈进的可能性。这就說明了在企业中以及在法国的城市和乡村中表現出来的深刻的团結斗争的潮流。

人民群众坚决要阻塞叛乱者的道路。从这一点来看，昨天所举行的许多次停工是一个初步的警告，戴高乐将军和他的支持者应对此加以思考，因为这还仅仅是一个警告。

我们就是要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进行我们的投票表决。

我们知道，如果由于出现无人掌政的局面而有利于军事独裁的冒险行动，而且使得军事冒险得逞，我们就将看到一个比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更恶劣的形势。

伴随着由极端主义者和叛乱者包围的戴高乐将军的独裁，将使战争变本加厉。战争的重担将强加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他们将被剥夺自由和保卫自己的权利。

从实质上讲，在当前的政治时刻中，这次投票在性质上是关联到支持或反对保卫共和国的，而不仅仅是一个单纯在阿尔及利亚顺延特殊权力问题上的投票。我们所唯一关怀的是维护民主自由，不允许叛乱分子推翻我们的共和国宪法制度。我们出于这样的考虑而投共和国的票。

（译自1958年5月21日法共“人道报”）

杜克洛在国民議会上的發言

(1958年5月28日法共“人道报”發表)

內閣总理先生的声明是相当簡短的。他告訴我們說，戴高乐將軍曾要求和他會談。他並沒有談及這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产生的，是根据事先来自科龙貝双教堂^①的邀請書进行的。关于这次會談，他並沒有告訴我們什么情况，而在这次會談中毫無疑問地談到了把政府首腦的职位讓給戴高乐的問題。弗林姆兰先生滿足于作这样的声明，这个声明在談及一些情况的同时，又声称不能同意使公共秩序受到損害的行動，不論这种行動来自哪方面。实际上，这样的行動只能来自一个方面。

戴高乐將軍很謹慎地避开譴責阿尔及尔和阿耶佐^②的叛乱者，也沒有譴責在法国行動的叛乱者。

归根結蒂，这是用暴力夺取政权，而为了披上一个合法的外衣并为了把位置讓出去，弗林姆兰先生就選擇了修改宪法的台阶。

共产党議会党团已經宣称，它認為討論修改宪法的問題是不合时宜的，而且我們对于政府在这方面提出的草案是有很多保留的。

在当前充滿着对共和国自由的无数危險的時刻，国民議会的注意力应集中到其他一些問題上。

① 戴高乐居住的地方。——譯者

② 科西嘉的行政中心。——譯者

我們曾要求把关于修改宪法的討論推延到以后进行。但是我們的先决动議被否決了。現在的表決是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

昨天，弗林姆兰先生曾說，保衛共和国不仅是政府的事情，而且是民族的事情。

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們在不断地維護这样的看法，一再提出应对一些政治上的必要的做法加以討論，但是不幸的是，並沒有这样做。

但是我們的民族里包括工人、农民以及对法国共产党表示信任的550万法国男女群众。

民族中这一部分热誠的积极的群众宣布了他們准备保护共和国的决心，而共和国如果没有他們参加行动，是不能得到維護的。

弗林姆兰先生宣布，他拒絕把共产党的票計算在內，因为据他說，他所关怀的是得到一个共和的和民族的多数，可是在这个多数之中，他並沒有排除維尼亞庫及共和国敌人和民族統一敌人的支持者。

总之，弗林姆兰先生声称，如果修改宪法得不到他所說的共和和民族的多数，他将提出辞职；同样，他还声称，如果不就修改宪法进行投票表決，他也将辞职。

这种情况說明，內閣总理先生要不惜任何代价再制造出无人掌政的局面，以便为戴高乐打开大門。

弗林姆兰先生很清楚地知道，我們即将投票表決的決議草案必須得到組成国民議会的議員的多数，即297張票。

总理想到，这样一个決議既然必須得到我們的票才能多数通过，他就可以利用我們投反对票为借口，自行走掉，把陣地讓給起来向共和国和法国进攻的那些人。

如果由于我們的投票，我們提供了使得決議未能通过的口实，那末，一切就会更簡單了。但是事情将不会如此。

弗林姆兰先生讓出职权必須在全国面前負責。

內閣总理先生，到那个时候，法国就会知道，你要辞职不干，只是为了把职权讓給篡夺者。

这就是为什么，我們將投票贊成這項決議，而在投票的时候，我們考虑的倒不是弗林姆兰先生的政府本身，而是更多地想到这样的必要性：把在議會中存在的多数組織起来，以便法国免于出現一个戴高乐政府，而成立一个保衛共和国的政府。

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声明

——为共和国而战斗的新阶段

(1958年6月3日)

大多数議員已經賦予戴高乐进行个人独裁的一切手段。在国民議會尚未同意休假期之前，这个多数派已經批准戴高乐制定新宪法和准备全民投票。

戴高乐政府只有一个合法的外表。这个政府是由于阿尔及尔和阿耶佐的武力叛变、法西斯軍人干涉的威胁和內战的恫吓而上台的。畏惧和怯弱給反动派提供了为授权戴高乐所需要的票数，并給予戴高乐以全权。

这样，叛乱分子的第一个目标就实现了。这样，5月13日就开始了为保衛共和国而进行的偉大斗争的一个新的阶段。

如果没有社会党领导人奉行的政策，独裁是无法建立起来的。違反1956年1月2日普选所批准的綱領、繼續进行阿尔及利亞战争、在極端殖民主义者面前投降、反对共产主义、頑固地拒絕依靠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这些都是这个政策的特点。此外，戴高乐將軍上台是得到下列事实的保証的：弗林姆兰政府在軍事叛变面前可耻的逃避和居伊·摩勒背弃共和国和它的政党而做出的叛变行为。

因此，在一切忠誠的共和派人士眼中，反共产主义就是为法西斯做了准备。

由于戴高乐政府的成立而造成的严重局势是不容加以掩盖的。

戴高乐掌握了国家的一切职权，他的周围又是对他个人唯命是听的部长们，这便对共和国的制度和劳动人民的权利形成了严重的威胁。由于受到极端殖民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的支持，戴高乐政府就成了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障碍。这个政府代表大资本中最反动的殖民主义分子的自私利益，它将使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更加恶化。

然而，堵塞法西斯的道路，挫败实行个人权力的力量是存在的。

事态并没有完全按照叛乱分子所制定的计划发展。使劳动人民和所有的民主分子措手不及而突如其来地建立独裁的做法已得以避免。法共及时地向工人阶级和国家发出警告。人民已经站起来保卫共和国。

在国民议会里，包括许多社会党人、激进党人在内的各不同党派的议员和共产党一起，反对叛乱分子和拒绝授权给戴高乐。

在全国，各种见解的男女，共产党人、社会党人、激进党人、天主教徒、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以及最著名的文化界人士，都已团结起来保卫公众自由。如果说巴黎和地方上的强大的示威游行、罢工和各种形式的活动未能阻止个人政权，那末，这些行动却促进了一切共和人士的团结。它们为民主力量的斗争进入新的高潮创造了条件。

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向为共和国而战斗的男女致以热烈的敬意。它号召一切反法西斯主义者扩大和巩固他们的团结并在所有的企业、城市和农村中建立成千成万的由民主选举产生的保卫共和国委员会。它要求一切关心民族利益、忠于人民事业的法国人满怀信心地展开他们的行动以争取阿尔及利亚的和平，争取实现劳动群众合法的要求，争取

緩和國際緊張局勢。

一切勞動者、一切民主人士毫無保留地團結起來是共同拯救國家的條件，是取得勝利的保障。

政治局向黨的積極分子、黨的組織在過去幾個星期以來所表現出來的模範行動表示祝賀。政治局堅持要求他們在各企業、城市、農村建立新的支部，向無數表示同意我們的政策並已參加行動的勞動人民，廣泛地打開黨的大門。這樣，促進“保衛共和國”的運動將會得到取得勝利的保證。

政治局強調指出黨的報紙，首先是黨的中央機關報“人道報”在最近的鬥爭中所起的不可代替的作用。政治局要求我們的報紙的成千成萬的新讀者，在這些戰鬥的日子裡忠於我們的報紙。政治局相信黨的各級領導對發行和保衛我們的報紙將給予經常的和必要的注意。

政治局決定於6月9日和10日召開黨的中央委員會，以研究目前的局勢以及它對黨、工人階級和法國人民所提出的重大任務。

法國共產黨政治局

（譯自1958年6月4日法共“人道報”）

杜克洛对意大利“团结报”记者 发表的谈话

(1958年6月6日)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雅克·杜克洛同志今天就法国的事态及其意义和法国人民的前景向“团结报”驻巴黎的记者以及英国、澳大利亚和瑞典的兄弟党报的特派记者发表了长篇谈话。记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法国共产党对导致戴高乐组阁的事件的看法。对于这个问题，杜克洛同志作了如下的答复：

“由于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这些事件我打算扼要地谈一谈)，国民议会在6月1日授权戴高乐将军组阁。5月13日，由共和国总统委托来组织新政府的弗林姆兰先生曾要求国民议会授权组阁。就在同一天，戴高乐分子在军队的支持下发动了叛乱。他们占据了阿尔及利亚的驻节部并声明反对弗林姆兰组织政府，企图强迫法国接受按照他们的意愿组成的政府。另外，他们很快就明目张胆地提出他们的要求，即要求成立一个由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政府。在阿尔及利亚叛乱爆发的时候，一些骚乱的市民和军人在某些部队的帮助下也企图在巴黎挑起一个类似的叛乱。在上述部队中有众所周知的戴高乐分子即前国防部长沙邦·戴尔马的许多代理人，因此，叛乱者能够依靠这些部队。在这种情况下，共和国政府的责任就是依靠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来证明自己的力量。但是，5月13日组成的弗林姆兰政府却采取了另外一条道路。共产党赞成成立这个政府的目的是

很清楚的：結束政权的真空状态。叛乱分子就是以此为理由而企圖把阿尔及利亞的軍事叛乱扩大到巴黎来。

弗林姆兰政府握有必需的手段来应付当时的局势，但是它堆积起来的弱点和妥协性多到使它擱置了它在国民議會中提出的对阿尔及利亞事态負有責任的人們的控訴并拒絕譴責参加叛乱的軍隊。就在这个背景下，戴高乐將軍便响应阿尔及利亞叛乱者的要求，于5月15日在报上声明准备掌握共和国的全部权力。

弗林姆兰政府采取这种立場引起了共和人士的極大不滿，他們原是希望政府發表一个声明的。”

由于声明的主要之点就是軍隊干涉政权，因此这个时候就有人問杜克洛同志，阿尔及利亞叛乱的扩大在法国是怎样表现的以及劳动者的反应如何。

杜克洛回答說：“对于阿尔及利亞叛軍方面發出的要軍隊当政的叫囂，在法国有一些騷乱的軍人和市民进行了活动来呼应，在这些人当中有沙桑將軍，他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但是，由于訴諸軍事政变需要冒險，戴高乐將軍才宁可利用軍隊叛乱所造成的威胁而通过表面上合法的途徑来取得政权。在这个事件中，問題已經不象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那样用暴力赶走議員，而是利用訴諸武力的威胁和利用議員們的反共偏見来强制大多数議員請求戴高乐上台。但是，如果沒有居伊·摩勒的帮助，这种手法是不会得逞的。他給戴高乐將軍提供为举行5月18日記者招待会所期待的借口，在会上戴高乐提出了一些‘安定人心的’詞句，其目的是为了軟化共和人士的抵抗。当戴高乐將軍的代理人企圖瓦解拥护共和的議員的斗志时，法国共产党則想尽办法来同这个勾当抗衡，想尽办法来鼓起那些正在

丧失勇气的人们的勇气，特别是想尽办法把工人和共和力量团结在共同的行动中。就在戴高乐将军举行记者招待会的那一天，巴黎有几万劳动者举行了罢工并表示他们保卫共和政体的决心。但是，当叛乱者的压力越来越大而工人和共和力量展开了行动的时候，政府却后退了。5月26日到27日夜間，弗林姆兰同戴高乐将军举行了秘密会谈，在会谈中他向戴高乐说明他准备把内阁总理位置让给戴高乐。这次投降发生时正是人民群众表示他们保卫共和政体的意志的时候。5月27日巴黎和外省举行的大罢工和5月28日巴黎举行的示威游行就是这种意志的证明。在这次示威游行中，50万巴黎人排成一个声势浩大的队伍，从民族广场排到共和广场，共产党人、社会党人、激进党人、天主教党人和其他民主团体都参加了。人民群众的行动越来越有力，支持个人专权的人们着急了。在这次规模巨大的示威前夕，戴高乐将军便宣布，他已经着手采取必要的步骤来组织一个共和政府，而在5月27到28日夜間，尽管在议会中得到多数的支持，弗林姆兰还是辞去了内阁总理的职务。”

这时，记者向杜克洛问道：那些力图分化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人的劣迹是否对事态的演变起决定性影响？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回答如下：

“弗林姆兰政府投降后，道路就向哥龙贝双教堂那位人士敞开了。但是，还得对付国内的反抗和议会的反抗。特别是得分化社会党议会党团；这个党团内反对戴高乐的占压倒多数。因此，把戴高乐美化为‘尊重民主自由的共和人士’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居伊·摩勒和前总统樊尚·阿里奥尔都承担了这一任务，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希望独裁的人的仆从。在这种条件下，军人总理就以329票对224

票被授權組閣。42位社会党議員贊成，49位反对。

分化工人階級和民主力量的活动因而就在議會这个特别易于攻破的环节上打开了一个缺口。通过这一缺口，戴高乐在合法的幌子下掌握了政权；他依靠施用可耻的压力在这次投票中得到了好处，在这方面，共和国总统第一个起了示范作用。为了創設投降条件，暴乱分子和他們的代理人展开了一场真正的心理战。共产党作为公共自由的坚定不移的捍衛者挺身而出，反对他們。根据以上一切就不难这样推論：戴高乐政府的組成不过在表面上是合法的，实际上，这个政府乃是阿尔及利亞和阿耶佐武装暴乱的产物，乃是弗林姆兰政府不顧廉耻的投降和成为个人專政的工具的社会党总書記居伊·摩勒的背叛行为的产物。”

接着記者又問杜克洛同志：是否可从这些事件中吸取初步教訓？什么教訓？

杜克洛闡释道：“首先，劳动者和民主人士可以看到：反共助長了暴乱分子，这不仅在最近事态發展中是如此，在以前也是如此。事实上，必須从自居伊·摩勒到比內这些政府多数派11年来所推行的政策中寻找造成目前形势的原因（摩勒和比內二人今天都参加了新政府）。这些因反共而串通一气的多数派組成了这样几届政府：丧权辱国、容忍对我国独立的严重侵犯、繼續毁灭性战争，拒絕滿足城乡工人階級和劳动者的正当要求。劳动者和民主人士可以看到什么地方有人背叛，可以根据事实来估量为了反对建立个人專权共产党进行了多么熾烈的斗争。共产党的声望已經大大提高，同时在工人和民主力量的行动一致方面，也有了巨大进展。然而，这种背叛行为終究促使暴乱分子达到反对共和的目的。要知道，暴乱分子的第一个目的——强迫建

立戴高乐政府——已經达到了：对于工人阶级和法国人民来说，这就意味着捍衛共和的斗争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因此，若是看不到由于戴高乐政府的成立而造成的局面的全部严重性，那是危险的。”

杜克洛同志回答下一个问题“就目前来说，您对法国局势的发展怎样看？”时说道：

“内阁总理不仅仅掌握住一个普通政府所应有的普通权力。他还把持住执行权和立法权。被听命于其个人的部长们前后簇拥着的戴高乐，严重地威胁着共和体制，尤其是因为他同时执掌着立宪权力，并且打算就此制订一项宪法草案，以便通过宪法来规定他的个人专权。另外，戴高乐将军赋予了阿尔及利亚救国委员会一项正式权力（同一天，里昂的一个救国委员会发布一项完全是法西斯气味的宣言），从而掩盖了引导他掌握政权的全部暴行，并且替将来可能发生的类似行动预先作了辩护。

由于法国根本不存在什么拥护戴高乐的群众性运动，因此，内阁总理将军就打算制造这么一个运动，而戴高乐的代理人竭力像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党徒那样在城市和工厂中成立救国委员会，其目的也正在此。所以，全体劳动者和全体共和人士团结一致，揭穿成立上述委员会的任何企图，是正确的；人民群众挺身而出，反对企图成立这些委员会的人们，揭露他们是奸细、是挑衅分子和法西斯，也是必要的。不叫这帮人为非作歹，就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责任。

此外，正如戴高乐在阿尔及尔的讲话所表明的，他的靠山是极端殖民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这些人是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严重障碍，并且其结果将是把阿尔及利亚战争继续下去。因此，新政府的真正面目无非是最反动的

势力、殖民主义者、大資本的代表。这个势力違反法国的真正利益，要求繼續进行阿尔及利亞战争，因而造成了把冲突扩大到整个北非的危險。

至于戴高乐在阿尔及尔再三申述的关于 1,000 万法国人，这些人彼此平等的提法，是不能滿足全体阿尔及利亞人民的强烈的独立願望的。事情真象是，这个总理將軍周圍的人最近所經常談論的‘自由主义’解决办法，最終无非是加强很久以来就由阿尔及利亞殖民主豢养的代理人苏斯戴尔所發展了的殖民主义立場。

此外，繼續进行阿尔及利亞战争将不可避免地对法国的劳动者和群众的处境产生严重的影响。这意味着尖锐的社会問題将摆在新政府的面前。当然，还应当預料到，戴高乐将会求助于暴力，并在軍人（这些人希望起政治領導作用并代替‘旧政权’的人員，他們打算在法国进行一种把人民軍国主义化的勾当）的合作下粉碎人們对他的战争和貧困政策所进行的任何反抗。从历史的殘酷諷刺中，我們看到法国就是由于殖民主义而失去了它的自由。它頑固地想把殖民主义强加于决心取得他們的独立权力的人民身上。

反法西斯团結

我們可以从一些事件中看出卡尔·馬克思的話如何符合当前法国的政治现实：‘一个压迫別国人民的民族不可能是自由的。’法国人民又一次和殖民战争的軍官們發生了冲突，1851年12月2日政变时期望·阿尔諾將軍所碰到的也是这种情况。”

杜克洛同志在結束他的談話时談到了法国劳动群众斗争的發展前景，他說：

“法国劳动者和人民无论是在阿尔及利亚实现和平问题上，还是在保卫自由和他们的生活条件问题上，都面临着艰巨斗争的前景。但是，法国拥有足以杜绝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和击败行使个人专权阴谋的社会政治力量。在这方面，强调指出事态并没有完全按照叛乱分子拟定的计划发展是很重要的。”叛乱分子原策划在劳动者和全体民主人士还未能有所准备时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建立专政。法国共产党充分地意识到自己所担负的责任，通过巨大努力，终于及时地使工人阶级和全国有了戒备，这样就创造了使人民得以动员起来保卫共和国的条件。由于这种努力，全国展开的反抗运动在国民议会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应，各不同党派的议员，其中有許多社会党人和激进社会党人，都和共产党人一起反对叛乱分子，拒绝授权给戴高乐。正如我们党的政治局所强调指出的，具有首要意义的是全国不同见解的男女共产党人、社会党人、激进社会党人、天主教人士、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都团结起来捍卫公共自由。

诚然，最近时期风起云涌的巴黎和外省的强大示威、罢工及各种行动并未能制止建立个人专权，但是上述行动大大加强了所有共和人士的团结，并且为工人民主力量的斗争新高潮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团结人民力量反对法西斯中起首要作用的共产党人，表现出他们是拥护共和群众的百折不挠的先锋队。法国共产党由于在斗争中所取得的威信，经过斗争的这个第一阶段，表现出它比任何时期都更加强大、更加团结了。它决心为团结拥护共和的群众，首先是为保持一切曾为共和国进行斗争的人们的团结而加紧努力。我们将尽一切力量

来扩大反法西斯团结，来巩固这个团结。在法国的工厂、城市、农村里将成立成千上万个保卫共和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将由民主选举产生，并且将表达群众的斗争意志和他们反对任何分裂阴谋的情绪。

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在敦促‘一切关心民族利益、忠于人民事业的法国人满怀信心地展开他们的行动以争取阿尔及利亚的和平、争取实现劳动群众合法的要求、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同时，指出制止法西斯分子强使法国遭受他们可耻的统治所应遵循的道路，指出应当统一行动，虽然还有需要逾越的障碍和需要克服的困难，我们一定会获得胜利。”

（译自1958年6月7日意共“团结报”）

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罗歇 在法共中央委员会會議上代表政治局 所作的报告摘要

(1958年6月9日)

中央委员会的委員們，由于積極参加了不久前展开的保衛共和国的偉大战斗，因而亲身体会到我們党在全国范圍內領導着人民群众以及在国民議會里都尽到最大的努力，以揭露反对共和国的阴謀、阻止在法国建立戴高乐的軍事和个人独裁。

戴高乐是使用暴力和威胁而上台的

但是，尽管我們作了上述努力，戴高乐还是得以执政，这就造成了严重的局势。

事实上，多数議員，其中包括大批前維希分子和布热德分子，投票授权給他，而且授予他以进行真正的个人独裁的一切权力。

戴高乐拥有行政权力，即是說拥有国家机器，还有軍隊和警察。

戴高乐拥有立法权力，因为他可以根据全权废除現行法律，并由本人制訂另外的法律。

最后，戴高乐拥有制宪权，因为多数議員在6月3日晚間还給予他以制訂一个宪法的权力，而国民議會却不能發表意見。

戴高乐当时是阴謀的中心人物，但是他却試圖把自己

說成仿佛是合法執政的。

事实上，他是通过暴力强加于人的，他的执政是依靠阿尔及尔和阿雅克修暴乱的制造者、法西斯軍人的干涉威胁和挑起內战的訛詐的結果。

在戴高乐被授权之前不到一个星期，当阿尔及尔和阿雅克修的暴乱已經發生的时候，在国民議會里，仍然有四百多位議員反对他上台。

然而，在弗林姆兰投降以后，人們告訴他們說：如果他們不按照阿尔及尔暴乱分子的要求把权力讓給戴高乐，那末，伞兵部队将紛紛在法国降落，各个省政府将一个接着一个被占領。

对于那些談到可以进行抵抗的人們的回答是：如果政府依靠人民的支持来維護共和法制，就会發生內战。

暴力、利用象摩勒之流的政界人物的恐惧心理、无耻和叛变，为反动势力提供了必要的票数，从而使戴高乐上台。

这样，阴謀分子和暴乱分子就达到了他們的初步目标：使戴高乐上台。

右派社会党领导人应負的严重責任

为了弄清楚替戴高乐个人独裁开辟道路的那些人的責任，我們必須追溯到1958年5月13日暴乱以前的时候。

下列因素为事态的發展作好了准备：摩勒1956年2月6日在阿尔及尔的投降；拉戈斯特在極端殖民主义者支持下違犯1956年1月2日普选所批准的和平綱領而执行的战争和鎮压政策。

社会党少数派公开承認这一点，他們在“社会主义論壇”报上写道：

“那些支持摩勒和拉戈斯特的阿尔及利亞政策以及这种政策所采取的恶毒的平定手段和不断向極端分子和軍事首腦們投降的做法并贊成在苏伊士进行冒險的人們，使党丧失名誉而且使国家陷入政治、經濟和道义上的灾难。”

我們共产党人知道，正如儒勒·盖德所說的那樣，殖民战争是內战的学校，因此我們不断譴責这一政策。我們一开始就指出，阿尔及利亞战争是对自由的严重威胁，不仅在阿尔及利亞，而且在法国也是如此，因为这场战争自然助長了法西斯分子和蓄意搞政变的將軍們的阴謀活动，为他們的阴謀提供了适宜的場地。

尽管如此，就是在發生5月13日阿尔及尔暴乱之后，仍然有可能堵塞戴高乐独裁的道路，只要弗林姆兰—摩勒政府当时願意依靠全国各地的全部工人力量和民主力量。

然而，弗林姆兰可耻地不战而逃，讓位給戴高乐。

大家也知道：出卖和背叛了共和国和他自己的党的摩勒，是对戴高乐有利的、主張投降的最卖力气的人之一。

摩勒在1956年2月6日和1958年5—6月間的两次投降的主要根源就是反共。

事实上，1956年1月2日取得胜利之初，是可能在阿尔及利亞恢复和平的，但是，要这样作，就必须贊成工人力量和民主力量的团結，因此必須得到共产党的支持，以便彻底粉碎極端分子的反抗并不顧他們的阻撓而进行談判。

共产党当时就是这样建議的。共产党在1956年1月2日选举的次日，就宣布准备使摩勒政府能够在阿尔及利亞恢复和平。

然而，摩勒拒絕了共产党的帮助，而且依靠右派政党和極端殖民主义分子走上战争政策的道路。

在5月13日阿尔及尔暴乱之后，摩勒又面临同样的抉择。

当时是有可能通过同共产党人一致行动并依靠人民来堵塞独裁道路和保卫自由的。

然而，摩勒始终由于他的反共而宁愿选择戴高乐的独裁。

他当弗林姆兰政府副总理时写给戴高乐的信件，正是不知羞耻地阐明了这一点。

5月29日的“世界报”就这件事作了如下的叙述：

“摩勒的信件只是法国社会党书记和戴高乐将军之间的对话的继续，它的语气使人认为：如果摩勒能够得到某些保证，他的选择已经决定了。在戴高乐和共产党人之间，他将选择戴高乐。一经证实，那末看来不言而喻的是：这一抉择将使一部分社会党议员可能支持戴高乐当组阁候选人。”

从那一天起，叛变已成定局。

这就是为什么在最近一期“社会主义论坛”报上，社会党少数派谴责“那些应对目前悲剧负主要责任并同意参加戴高乐政府的人们，是社会主义和共和国的叛徒”。

政治局认为：在我们向群众进行解释工作时，必须强调指出摩勒和其他社会党右派领导人的严重责任，这不仅仅是为了对历史真相负责，而且特别是由于必须使劳动者和社会党员弄清是非，使他们了解反共是怎样引向法西斯主义的，而当时必然能堵塞戴高乐独裁道路的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的统一阵线，在新的情况下，仍然是团结一切民主力量以便保卫自由和堵塞法西斯道路的唯一办法。

军事个人独裁为法西斯主义打开大门

戴高乐独裁的建立,是对自由、民主和共和国的严重打击。因此必須認清独裁对民主前途的威胁并毫不諱言局势的严重。

有一些人試圖麻痹共和人士的警惕性,他們把戴高乐在他的政府里吸收了象摩勒和弗林姆兰之流的屬於自称贊成議會制度的政党的人物这一事实說成是一种保証。

然而,这些投降派部長們主要是戴高乐安排在那里的一些仆从,利用他們来起障眼法和保証作用,以使他的夺取政权和他的独裁披上合法的外衣。

实际掌握权力的不是这些人,而是戴高乐和把戴高乐强加于人的那些極端殖民主义分子和軍国主义分子。

这就是为什么戴高乐的第一个举动就是采納了極端分子关于阿尔及利亞問題的立場,这就意味着繼續加紧进行战争。

然而,阿尔及尔的暴乱分子不仅要在阿尔及利亞不顧一切进行战争,而且要把他們的“救国委员会”扩大法国,以便通过鎮压各个政党和一切自由来使法西斯主义得逞。

在这一方面,在爭取“灵魂合而为一”的幌子下,戴高乐將軍到目前为止,还在鼓励他們在法国干出他們在阿尔及利亞所干的事情,并且指出,这些委员会應該支持他的个人独裁。

显然,这是对共和自由的極其严重的威胁,这种威胁已經开始甚至使某些贊成授权給戴高乐的人們深感不安。

而且,不管阴谋分子要把他們的旨在發动內战的“委员会”扩大法国的尝试的最后結果如何,人們尤其必須看清楚:大資本集团將極力利用它們的代理人之一戴高乐,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糾集各种反动势力,以便把反动社会政策

强加于工人阶级和人民，以便加强大资本的独裁而使民主自由化为乌有。

某些同志在问：戴高乐政权到底是什么性质的？

这是一个军事个人独裁，它代表大资本的最反动的、极端殖民主义分子的自私利益。

这个独裁还不是法西斯主义，然而，它为法西斯主义打开了大门，一方面因为它具备了法西斯主义的某些特征，另一方面因为它便利了法西斯主义的发展。

能够堵塞法西斯道路的力量

当然，这完全不是说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已经成为不可避免。

不！因为在法国存在着充分的力量，足以堵塞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只要它们团结起来。

这里指的是工人阶级和跟工人阶级一起的全国的一切民主力量，而且因为他们群起维护共和国，所以已经使阴谋分子不能如愿以偿地完全实现他们的计划。

事实上，阴谋的策划者曾经预计阿尔及尔的暴乱应该立即继之以戴高乐在巴黎夺取政权，甚至在工人措手不及的情况下实现。

出其不意地在混乱中夺取政权的局面得以避免，这首先是因为我们共产党广泛地引起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警惕，并号召一切共和人士团结起来。

在国民议会中确有多数议员向戴高乐屈服，但是重要的是：提供了态度坚决的榜样的147位共产党和进步议员，还有49位社会党议员、18位激进社会党议员和若干其他议员，拒绝授权给戴高乐。

然而，最重要的事实是：在全国各地，各种见解的男女们，共产党员、社会党人、激进社会党人、天主教徒、工人、农民、学生和最有名望的知识分子，都团结起来保卫公众自由、维护共和国。

这对于进一步发展各种民主力量的斗争，是主要的因素。

同样，对形势有决定性意义的另一个因素是：我们的党经历了考验，壮大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完整无损，而且党又一次表明，它是工人阶级唯一的大党，是保卫自由、民主和共和国的伟大运动的主要和决定性的力量。

正是人民群众保卫自由和共和国的运动的發展和我们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强大，才迫使戴高乐直到现在不得不采取迂回曲折的道路并玩弄手段，特别是力图使他的个人独裁披上合法的外衣。

列宁在一篇谈论拿破仑主义的开端和个人独裁的文章中解释说：依靠“军队中最恶劣的分子”的个人独裁，在“或多或少势均力敌的各种敌对社会力量之间”采取迂回曲折的道路。

在目前局势下，戴高乐正在采取迂回曲折的道路并玩弄手段，这不是因为他超越阶级之上(他是为大资本服务的)，而是因为他被迫考虑到热爱自由和共和国的工人阶级以及广大的民主和共和群众的反对。

等待主义的危險

但是，如果说这样的形势突出表明了人民群众斗争的决定性重大意义，那末这不应该使我们低估局势的严重性。我们不应该忽视的关键性事实是：暴乱分子已经达到他们

的初步目标，我們面临着为法西斯主义打开大門的軍事个人独裁。

对于戴高乐和支持他的那些人，我們不存任何幻想。

相反地，我們應該深信，如果他們做到压制群众的抵抗运动、削弱我們党同群众的联系，那末他們会毫不迟疑地进一步从事摧毁自由的勾当。

由此可見，面对着極端殖民主义分子、軍国主义分子和法西斯分子現在和将来所施加的压力，我們能够挫敗个人独裁和堵塞法西斯主义道路的唯一保証，就是發动人民群众来維護和保衛自由，来捍衛民主和共和国。

因此，我們應該有力地反对戴高乐夺取政权以后在某些曾經表示反对戴高乐执政的分子中出現的等待主义傾向。

例如，6月3日晚間，在国民議會会里，那些同共产党人一起投票反对授权的社会党議員，在給予戴高乐以不提交議會就能制訂新宪法的权力的投票中棄权。这些議員为自己的棄权辯解說：必須爭取時間；在他們看来，几个月后进行公民投票將比較容易；沒有能够解决任何問題而且面临重重困难的戴高乐的地位將被削弱，而且也許將自动引退。

历史經驗已經表明这样的論断是站不住脚的。

早在1932年，当希特勒要求掌握政权时，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法国的利昂·布魯姆替他們自己的消極态度辯解說：希特勒最多能够执政三个月。

随后發生的事情是大家知道的。

然而，无需引述历史上的类似事例——因为形势各不相同——就可以肯定，象一切独裁者一样，戴高乐將抓住政

权不放，使用暴力把戴高乐强加于人的那伙人，也将如此。只有發展群众运动，只有一切共和人士在行动中团结一致，才能击败戴高乐。

正是由于这个緣故，面对着企圖进一步从事摧毁自由的勾当的戴高乐的独裁和法西斯分子的活动，决不能等待，而是要毫不迟延地进行保衛共和国的組織工作，为此毫无例外地把一切共和人士和反法西斯人士团结起来，采取行动以捍衛自由、民主和共和国。

只有这样，工人阶级和人民才能战胜法西斯主义。

中心任务：在公民投票时团结以百万計的 人們来反对独裁和法西斯主义

形势既如上述，党、工人阶级和法国人民的政治任务是显而易見的。必須：

一、在行动中团结广大的共和与反法西斯群众，以便击败个人独裁，堵塞法西斯主义道路，从而保衛自由、民主和共和。

二、加强行动，爭取在阿尔及利亞通过談判实现和平，爭取緩和國際緊張局势。

三、組織起来，維護劳动群众的权利要求，反对戴高乐政府的反动社会政策。

第一項任务，由于它对国家前途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是中心任务，因此必須动員全党、全体共产党人来完成。

应该毫不迟延地在群众中进行关于公民投票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今年10月5日使数以百万計的工人和共和人士反对独裁和法西斯主义，反对战争和貧困。这就需要大力

进行宣传和組織工作。

替戴高乐个人独裁摇旗呐喊的人們和他們的仆从們，一再不厭其煩地硬說：一切禍害的根源是党派制度、議員和議會，而为了制止这种一片混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一个象戴高乐那样的領袖。

这种說法在某些人士中引起反响，因为十多年来，历届政府所奉行的政策是招致禍害的政策。

但是，我們應該解释清楚：所以达到这种地步，既不是由于民主过多，也不是由于議會制度，相反地，正是由于人們一貫違反民主准則和普选所表达的意志，頑固地一意反对工人階級和代表工人階級的共产党人而执政。

因此补救办法不能是破坏民主而有利于建立独裁政权，独裁政权只能导向冒險、战争和貧困。

与此相反，补救办法在于一貫实施民主准則，这就必須承認工人階級和它的党在共和与民主体制中理所当然的应有的地位。

补救办法在于尊重普选所表达的意志，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依靠人民、因而也就有力和穩固的民主政府。

戴高乐的宪法将是怎么样的宪法，具体内容还不得而知，人們所知道的是：其目的在于大大削減普选产生的議會权力，加强戴高乐所希望建立的独裁政权。

弗朗索瓦·密特朗已經正确地加以揭露，他写道：

“戴高乐的宪法将是怎么样的呢？这是人們可以設想出来的。通过普选直接产生的議會，将受到一些代議机构的限制、阻撓和监督。不向人民負責的这些代議机构的成員，将由行政机关遴选。因此，放弃了自己的制宪权力的1958年的議員們，背叛了拥有主权的人民。民主就是这样

消亡的。”

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难于理解：密特朗在这样写的时候，却又发表反共言论。然而，他不可能不知道反共对法西斯主义有利，因而他也不可能不知道，面对着他所承认的危险，全体共和人士和反法西斯人士必须采取毫不排斥的态度在行动中团结一致，来反对独裁和法西斯主义。

大力发展保卫共和国委员会

为了使10月5日的公民投票成为捍卫共和国的一场伟大的战斗，我们应该大力进行宣传，与此同时，首先必须考虑到组织群众采取行动。

必须有力地揭露那些进行阴谋活动的人们目前要把他们的“救国委员会”扩大法国以便搞法西斯主义的尝试。

人民群众必须对暴乱分子侵犯自由的任何攻击给以迅速、有力的回击。为此，凡是出现一个暴乱分子委员会的地方，必须建立起几十个保卫共和国委员会并进行活动以资对付。

这就是说：不仅要加强和扩大戴高乐上台以前就组织起来的反法西斯或保卫共和国委员会，以便团结所有决意堵塞法西斯主义道路的人们，而且必须在全国各地、在企业、在城市和乡村建立成千的民主选举产生的新委员会。

一方面要毫不忽视在各个组织的代表之间、特别是共产党和社会党组织之间可能达成的采取一致行动的协议，同时必须首先尽最大的努力建立成千的基层委员会。这些基层委员会将由工人、抱有各种见解的民主人士和共和人士在广泛的群众大会上通过直接民主选举产生。

事实上，經驗表明：尽管高級机构之間的協議和組織之間的协作有助于推动一致行动和团结的主張，它們也可能很快就烟消云散，如果在全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有組織的群众运动的話。

当然，必須考虑到使这些委员会具有良好的公众活动，其目的在于使广大群众了解情况、認清是非，并号召群众采取行动以保衛自由。

为了配合和扩大行动，可以組織民主选举产生由各基層委员会代表組成的地方性代表大会。

例如，各保衛共和国委员会此后可以致力于促使今年的7月14日成为拥护共和国的偉大示威日。

首先必須为公民投票进行准备，这就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在群众中进行解释工作，以使数以百万計的法国人反对独裁和法西斯主义。

为爭取在阿尔及利亞实现和平、 为維護工人权利而斗争

爭取自由的斗争和爭取在阿尔及利亞实现和平的斗争，目前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不可分离，事实已經証明，和平的敌人也就是自由的敌人。

我們應該指出，戴高乐所采納的極端殖民主义者所謂的合成一体的政策，不是別的，只意味着对阿尔及利亞人民繼續和加紧进行战争，同时，这场战争又不可避免地导致法国同非洲各国人民关系的恶化。

戴高乐宣布要在军队的监督下，即是說在威胁之下，举行騙人的选举。

然而，这种騙人的选举絲毫也改变不了事物的真实情

况，即目前在阿尔及利亚，有一支日益强大的解放军，尽管人们想尽办法来对付它。这正是因为这支解放军的力量源泉是向往自由的大多数阿尔及利亚人民给予它的支持。

唯一能够结束战争的解决办法，就是在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民族独立权利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以便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之间在自由同意和权利平等、符合两国利益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关系。

同样必须继续采取行动来反对原子威胁，争取国际合作和裁减军备，反对向美帝国主义屈服的政策，争取民族独立。

最后，维护工人的各种要求和权利，是一项重大的任务。

这是因为可以肯定：代表大资本利益并准备继续进行耗竭民财的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戴高乐政府，将奉行使工人生活条件进一步恶化的政策。

戴高乐在讨论授予全权时，坚决反对普选委员会的一项修正案（这个修正案的目的是规定保护社会财产和权利）。这一事实是耐人寻味的，因为它说明他的政策的反动方针。

这就是说，在目前的形势下，现存的群众组织和团体，首先是各工会、和平理事会，青年组织和法兰西妇女联盟，应该起很大的作用，共产党人不应该予以低估。

同样，应该在农村中作出巨大的努力，以便使广大共和农民群众参加保卫自由和共和国的斗争。

党的决定性作用

（“人道报”综述：瓦德克·罗歇的报告的最后部分，

強調指出必須廣泛發行黨的報刊並利用在最近的鬥爭中出現的爭取入黨的潮流，以便在企業、城市居民區和鄉村吸收新黨員和組織新的支部。

他指出這一切任務的完成取決於黨的全體黨員的活動的正確方針；因此，必須更多地舉行黨員大會，同時促使各個支部迅速開會，以便學習中央委員會的決議並研究執行這些決議所應採取的措施。

黨的一切組織都應該有熱情充沛的政治生活。）

我們黨對於它所起的作用可以感到驕傲；黨堅決地領導着爭取自由的鬥爭。

由於黨的有遠見和勇敢的政策，由於黨員的堪為表率的态度，黨的威信加強了。

全黨對於黨的領導、群眾對於黨，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加信任。

我們黨所以能在艱難的條件下符合鬥爭的要求，這首先因為黨的堅定不移，從來沒有滑到導向投降的機會主義立場上去，而且擁有充分的靈活性，能夠避免孤立的暗礁，而相反地，能夠實現工人和民主力量的最廣泛的團結。

黨表現出能夠結合原則上的堅定和策略上的靈活，這是因為黨在反對機會主義和反對宗派主義的兩條戰綫上的鬥爭中在思想和政治方面受到了鍛煉。

只要繼續堅決執行我們的正確政治路綫，我們就能不斷提高全體黨員的思想水平，就能進一步加強他們的政治鍛煉，我們的堅如磐石的黨就能領導工人階級和人民擊敗個人獨裁，堵塞法西斯主義道路，從而保證民主、和平與共和國的勝利。

（譯自1958年6月12日法共“人道報”）

多列士在法共中央委員會 會議上的講話

(1958年6月10日)

一 对工人階級和民主的严重打击

目前形势的特点，就是反对共和的阴谋达到了它的初步目标。戴高乐已經执政了。工人階級和民主受到严重的打击。

实际上，戴高乐政府和其它各届政府不一样。他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表面上尊重議會授权程序，他玩了一些花招同他所謂的“制度”和这个“制度”的人物取得諒解，这一切都不能掩飾一个根本的事实：戴高乐取得政权不是依靠国民議会的自由意志，而是依靠阿尔及尔和阿耶佐的暴乱。戴高乐政府是一个完全非法的政府，它是使用反动暴力和威胁的产物。因此，这位政府首脑直到最后仍然拒絕譴責暴乱，他假装以法国和暴乱者之間的仲裁者自居，他說，这就使他不能对他将要作出的决定抱有先入之見。但是，实际上他决不是一个仲裁者。他正是一切阴谋的主使人，进行一切阴谋活动的都是他的人。

樊尚·阿里奥尔希望为戴高乐上台提供便利，要求他譴責叛乱。当然，他从来没有加以譴責：一个参与叛乱的阴谋者怎么会譴責反动叛乱呢？戴高乐摆脱了議會之后，便去阿尔及利亞。在那里，一切都澄清了。大家听见他表示希望在阿尔及利亞产生的运动“席卷”全国。他声称他的任务是要使一切“更新”，使一切改变。总之，他想把在阿尔及

利亞干的那一套在法国重演，就在这里組織暴乱騷动，否定人民主权。他有时提到共和国这个字眼，企圖掩飾他的陰謀，可是这是枉費心机的；事实总归是事实，誰也不会受騙。

暴乱分子已經不再滿足于在阿尔及尔和阿耶佐建立內战組織，这些組織窃取和褻瀆了“救国委员会”这一光荣称号。他們无耻地宣称决心要把这样的委员会扩及整个法国，德斯古將軍則在里昂發表狂妄言論同他們相呼应。

在1793年和1794年的雅各宾时代，出現过真正的救国委员会，这些委员会胜利地保衛了法兰西和共和国，击退了反革命的进攻。今天，人們厚顏无耻地把这一称号加在顛复共和国并向工人階級进攻的組織的头上，而工人階級才是雅各宾主义的偉大民主和民族傳統的真正繼承人。

戴高乐既然保持了阿尔及利亞的救国委员会，因此他就維護和確認了叛乱組織。救国委员会在那里的目的，是要在“心灵合一”的幌子下强制穆斯林居民和欧洲籍的民主人士屈服，完全憑暴力来迫使所有的人順从。

在法国也是一样，当这些委员会在法国本土也从地下出头露面的时候，当人們談論要把这些組織扩及全国的时候，它們的作用也就昭然若揭了。在这里，也是要用暴力来蛮干。救国委员会綱領第一条，就是規定要把“制度”消灭干淨，也就是說要把民主制度消灭干淨。正如他們所說的那樣，他們希望“消灭一切殘余”。他們特別宣布决心要禁止共产党，从而也就在无意之間向坚如磐石、忠心耿耿为維護和平和民主而斗争的工人政党致敬。

尽管戴高乐跟所有的法西斯运动代表一样，想尽办法施展計謀——这是他在他的著作里談到領袖的必要“品質”时使用的詞句，可是假面具已經拿下来了。例如，关

于他打算在阿尔及利亞执行的政策，始終含糊其辭。在他舉行記者招待會以後，以後在議會授權給他的時候，他的黨羽們說：人們將為他對這個問題的開明解決辦法感到驚訝。事實上，儘管替他捧場的報紙竭力設法發現他的政策的“微妙不同”之處，可是他完全採納了蘇斯戴爾—拉戈斯特的“解決辦法”。他說，在阿尔及利亞有1,000萬法國人，阿尔及利亞是永遠屬於法國的，這樣他就使這場衝突的任何和平解決成為不可能。

由此可見，在戴高樂千方百計使人存有幻想的問題上，他很快就原形畢露，即：是個主張不顧一切繼續進行戰爭的人物。因此，阿尔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綫、突尼斯政府和摩洛哥政府已經表明態度反對他的政策。

在社會問題上，戴高樂的意圖也沒有什麼神秘之處，他竟然要求擁有憑一紙命令任意修改社會立法的權利，僅僅這個事實就足以充分說明問題。罷工權利，企業委員會和各該委員會代表們的地位，以及工人階級所爭得的其它成果，都受到了直接的威脅。戴高樂也不願意地方組織不受他的全權控制。他對待科西嘉市政委員會的做法就足以證明，他是怎樣“尊重”市政自由的！

在外交政策方面，戴高樂慣於發表漂亮的演說，高談民族獨立、法國主權以及法國對美國的必要行動自由。這些都是說說而已。艾森豪威爾總統和他在歐洲的主要幫凶阿登納，是心中有數的。戴高樂前此所講的那番空話，並不妨礙他們今天對戴高樂的上台表示歡迎，對他的成功表示熱烈的祝賀。

大家都可以看出，儘管他在各個方面說了一些籠絡人心的話並在綱領中故意含糊其辭，可是真相已經大白：戴高

乐政府和他的政策，是对工人阶级、对民主和对法国的严重威胁。

这种威胁所以特别严重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像议会授权一样，在威逼之下通过的特别法案已经给予戴高乐以采取非常手段的权力，这种权力无异于名副其实的独裁。他已经掌握了整个国家机器。

在这样严重的时刻，由于群众在我们党的提醒下采取了行动，由于共产党的正确策略，工人阶级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没有能按照预定的时间和方式上台。群众已经动员起来。我们的力量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

然而戴高乐还是上了台，劳动者和民主人士未能阻止他执政。制度遭遇了危机，从而形成了为法西斯主义开辟道路的个人独裁。

这就是当前形势的第一个方面，它的意义是不能低估的。

二 什么社会势力是戴高乐的后盾？

戴高乐不仅掌握了国家机器，还有某些社会势力作他的后盾：极端殖民主义者阶层、极端沙文主义阶层和资产阶级的极端反动分子。

这些最反动的分子早就纠合在戴高乐创立的法兰西人民联盟之内，不过选民已经在普选中把他们驱逐走了。

正是这些为人民所唾弃的人物最近用暴力夺取了政权。他们的首领并不是超阶级的，象他自称的那样。他是依靠大资产阶级的，是依靠他自己的阶级的。

他的后台是大银行，例如巴黎联合银行，拉萨耳银行，罗思柴耳德银行，他在解放之初拒绝把这些银行国有化。

这些金融机构控制着北非的主要証券。选择罗思柴耳德銀行的總經理领导新任总理的办公厅，就意味着一个完整的綱領。外交部長同密拉波銀行有密切关系，財政部長則是大資本家的心腹比內。

戴高乐上台，是为了替掠夺阿尔及利亞資源的大工业家办事的，例如于辛諾尔托拉斯的大老板們，这个托拉斯生产的鋼占法国鋼产量的15%，它又是烏昂沙矿山的主人。戴高乐代表着在財政上支持暴乱的大殖民主的利益。关于这一点的証据是：大殖民主以每公頃1,000法郎的捐款供苏斯戴尔和他的一帮人进行活动。

由于工人階級和其他民主力量的加强，很大一部分法国資產階級可能認為，像他們在过去某些时期那样，求助于刺刀的保护是有益的，他們相信，他們将能始終依仗刺刀来發号施令。

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某些階層往往被卷入沙文主义逆流。然而农业劳动者是根本不欢迎主張战争的軍事独裁的。知識分子痛恨法西斯主义否定人道主义和思想。

于是，人們就开始对退伍軍人进行煽动。人們沒有忘記，退伍軍人协会的国家主义領導人在1934年2月6日所起的作用以及同希特勒进行勾結之后給予貝当的支持。然而退伍軍人是不会一而再地被拖进同一个圈套中去的。他們知道，保衛自己的权利是同保衛共和分不开的。

戴高乐并不是在階級之間寻求折衷办法和进行和解的人物。象所有的反动政府一样，他的政府維護大資產階級的利益。

他利用軍隊夺取政权，这一事实再次表明战争政策和反动派的法西斯政策之間的联系，二者是相輔相成的。正

如列宁所指出的，执行帝国主义政策始終意味着在国内实施全面的反动政策。

当帝国主义政策表现为殖民战争的时候，这一真理表现得特別明显。目前的事态發展再一次証明了馬克思的論断的正确：“压迫別国人民的人民，不可能是自由的。”这些事态發展也証實了盖德关于殖民战争导致内战的論断的正确。阿尔及利亞战争的結果是出現了馬絮之流，正如在上一世紀对阿尔及利亞进行战争时出現卡韋尼亞克和聖阿諾之流一样。

誠然，我們沒有忘記，軍隊之內有暴乱分子以外的其他人員。軍隊中还有工人階級的兒子，还有农业劳动者和其他劳动階層的兒子，他們对人民和民主的热爱是不可磨滅的。軍隊中还有忠于共和国的軍官們。

但是，應該承認，就軍隊目前的构成看来，它越来越具有雇佣軍的性質、私人軍隊的性質，它越来越自居于国家之上，特种兵团尤其如此，这些兵团具有优良装备，經過严格的訓練，著名的伞兵部队就是一个例子。

近年以来，我国軍隊一直沒有打过什么胜仗。它在1940年土崩瓦解了。当时，法国反动派效法德国沙文主义者（他們1918年叫嚷軍隊失敗是由于后方叛变），效法俄国拥护沙皇的人們（他們把1905年和1917年軍隊的失敗归咎于后方叛变）的做法。我国的反动派說，1940年的失敗是由于沒有准备，文职机关的过錯。

为事实根本不是这样。在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年，大軍隊作了極大的努力，用于軍隊的开支也空前龐大！18年，只是由于国家和軍隊的首腦的叛国行为，才使希特勒侵略軍在法国長驅直入。

从1943年起，共产党人在阿尔及利亚，后来在巴黎，一再努力促使重建一支伟大的法国军队，以便在战争的最后阶段起应有的作用，建军的方法是依靠前法国义勇军游击队培养干部。戴高乐将军当时选择了相反的解决办法，他保持一支人数不多的军队，使它尽可能脱离人民。他不信任广大群众的力量。

不仅如此。后来，当恢复义务兵役制的时候，当军队人数达到数十万人的时候，工人的儿子和人民的儿子都被当作是使用武器的仆从。人们建立和扩大了特种军队，正如若莱士谈的那样，在他们中间培养“对武力和野心的陶醉”，以代替“对维护自由和人权的唯一自豪感”。

这些军队的行为，特别是伞兵部队的行为，今天我们都看清楚了，他们已成了阿尔及利亚和科西嘉的暴乱的工具。

过去我们已经一再指责这些军队袭击工人和民主组织的暴行，例如，在圣布利厄、康培和蒙得马松的袭击暴行。

在土伦，他们公开焚烧报纸。我国人民在这种行为中看出希特勒的做法，看出这是名副其实的党卫军的心理状态。

同时，人们优待军队中的反动分子，排斥共和军官并剥夺他们的指挥职位。在警察部队中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军队愈来愈同国家脱节。

除此之外，还应该指出：军队被用来从事于不正义的、注定失败的、反对渴望独立的人民的战争，使用了引起众人斥责的手段。用凝固汽油弹轰炸越南的事情，更不用说还有在阿尔及利亚进行的大规模的破坏（甚至戴高

議員克洛斯特芒也談过）和習以为常的酷刑。們当中的某些軍事干部已經在道义上脱离了人民。他心充当为特权利人已經成了什么坏事都会干的人；既然

益服务的个人阴谋的工具，他們也就不惜使軍隊變質、信譽掃地。罗伯斯比埃尔談过：“可以肯定，凡是龐大軍隊的首腦的大权不受制約的地方，人民就是不自由的。”

以上所述，就是戴高乐得以执政的条件，就是他的个人独裁的社会背景。

三 阴谋是怎样能成功的？我們怎样才能取得胜利？

戴高乐的阴谋并不表明資產階級有力量，而是表明它的軟弱。这个階級既然不惜求助于个人独裁，它也就承認自己不再能用傳統的手段进行統治，承認无法解决它所面臨的問題，同时肯定了它的極端腐朽。我們現在看到資產階級以前賴以建立自己的威信的一切因素已經崩潰瓦解。

另一方面，假如工人和民主力量不是相对軟弱，假如不是由于反共而造成工人和民主力量的不團結，那末这个阴谋本來是不可能得逞的。

戴高乐在煽动反共方面最卖力气，这决不是偶然的。大家記得，12年前，在他由于不願意受人民的代表監督、不願意同不甘作傀儡的部長們共事而放棄执政以后，他是怎样拚命进行分裂活动的。

1947年时任总理的拉馬第埃不是到科龙貝双教堂去拜訪戴高乐之后把共产党部長們排挤出政府的嗎？

所有的民主人士今天都看得出：对600万法国男女的代表采取排斥态度究竟有利于誰；从所謂“第三种势力”到臭名远揚的1956年1月2日共和陣綫（我們不能忘記，这个共和陣綫包括戴高乐分子苏斯戴尔和沙邦—戴尔馬在內），这一切反共阴谋活动又导致怎样的結果。

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所說的：在共和陣綫內的各党派“不能削弱全国共产党选民的力量，但是也不願接受共产党人的支持，来强使实行改革以加强共和国并在必要时拯救共和国。

“十年以来，各共和党派的做法是无視共产党的存在，它們因而剝夺了四分之一的居民的选举权。”大資本家們一直在利用小資产階級慣有的犹豫态度，使小資产階級相信，威胁可能来自共产党、工人方面。他們的目的无非是轉移人們对法西斯陰謀的注意力，掩飾危害自由的陰謀詭計。

至于小資产階級的理論家們，他們当中某些人在政治危机最尖銳的时候仍然引用了各种論据来掩盖他們的怯懦。

这些小資产階級理論家們起先試圖把他們自己的消極态度归咎于工人階級，說工人階級“麻木不仁”，說它“缺乏反应”。这一譴責出自那些贊成針對工人階級采取妨碍工人階級行动的一切措施并且欢呼和煽动分裂左派力量的人們之口，实在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稍后，当工人階級所發动的行动的强大力量对任何人都起了影响的时候，这些人士又嚷嚷說：“太迟了！”甚至說：“这不是时候。”

6月1日，他們叫嚷危險，想像有一种强使采取行动的趨勢而加以譴責，甚至談到政变，而当时人們只不过是組織了保衛共和的示威。

現在这些伪善者却心安理得地平靜下来了。他們試圖瓦解群众的信心，到处宣傳說戴高乐政府是一个“像其他各届政府一样的”政府，借口是政府成員包括过去政策的一些負責人，即招致灾禍的、分裂工人的反动政策的一些負責

人。

他們还說：“这个政府維持不了多久，在几个月之內，戴高乐将在重重困难之下自行垮台”。大家知道，这样的幻想，这样的观望等待，过去曾使意大利人民和德国人民付出多大的代价！

憑幻想而認為这不过是不得不經歷的一个坏时刻，認為戴高乐在不久之后就将自行引退，这种人实在太幼稚了。主要的戴高乐派报纸“解放了的巴黎人报”上星期三提醒我們不要指望“他会再一次放棄政权”。

戴高乐所以能上台，社会党和它的领导人，特别是摩勒、拉戈斯特这样的人，要負極大的責任。

我們所看到的不仅仅是最近几个星期的事态發展。这里所涉及的是社会党自从1947年以来所奉行的整个政策。这一政策現在已經原形畢露，它是走向破产、走向背叛工人階級利益和民主的政策。

大家知道，“背叛”这个字眼是社会党少数派在他們的刊物中使用的字眼。他們在自己的刊物中指出：目前的事态發展为什么是奉行阿尔及利亞战争政策、苏伊士冒險和社会党领导人一貫拒絕工人階級团結的直接結果。

甚至在最近几天，当危險已經到来，当社会党議會党团几乎一致表示支持法国总工会所發动的罢工，就是到了这样的时刻，右派社会党领导人仍然执迷不悟。他們干的是卑鄙的罢工破坏者的勾当。他們依据摩勒自己所制訂的方案行事：“我宁願要戴高乐，不要人民陣綫。”摩勒照旧硬說这是在戴高乐和共产主义之間作抉擇的問題，而事实上这里問題所在不是保証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是像湯居伊·普里讓所說的那樣，是要保証反对独裁的一切工人力量和民

主力量的團結，不管他們之間存在怎樣的分歧。

在最近一個時期，人們更加清楚地看出右派社會黨領導人是怎樣對待他們組織的內部民主的。摩勒始終背着自己的黨進行活動。他只是在事後才通知指導委員會和議會黨團。他經常使負責的黨員面臨既成事實。

一個社會黨議員憤慨地向我們指出：“這就是我們的領導人口口聲聲說的我們黨內民主的實情！”

工人力量總工會的領導人也願意投降。

當法國總工會——他們始終拒絕在採取行動方面同它取得一致意見——号召在5月27日星期二舉行罷工時，他們却宣布在星期三舉行罷工。他們暗地里希望的是這兩個罷工運動都不會成功，從而勞動者就會表現出軟弱無力。

應該指出：法國總工會粉碎了這個陰謀。由於我們黨決定同總工會一道參加5月28日星期三的示威，這就使工人階級和民主力量能够在巴黎顯示出浩大的聲勢。

這樣，麻痺群眾的一切陰謀都破產了。抵抗力量已經組織起來。鬥爭也就展開了。

我國人民很快就看清楚，我國所以面臨危機，不是象共和國的敵人所說的那樣由於過分民主，而是由於缺乏民主，由於侵犯了民主，由於經常限制人民的自由：禁止遊行示威、沒收工人報刊、對積極分子進行控告並加以判罪、迫害忠於民主理想的士兵。

議會的權利日益受到限制。剝奪議會的倡議權。儘管憲法嚴格禁止採用行政法令，尤其禁止授予全權，但是行政當局日益脫離國民議會的監督。害怕人民的政府，是不能不害怕人民所選出的代表們的監督的。

而現在，戴高樂的目的就是要根本取消任何民主，任何

自下而上的監督。

他打算在今年秋初通过全民投票来批准一个專权的宪法，这一宪法将剥夺人民所选出的代表們的一切权利。

全体劳动者、一切民主人士、所有反对个人独裁的人們，有责任从現在起动員全国人民在10月投票时一致表示反对。这一偉大运动的組織工作，从今以后将是我們的全部活动中压倒一切的任务。

为了使大家了解戴高乐的居心何在，只要看看他在一个月之內准备在怎样的条件下实行10月投票的預备性措施，即阿尔及利亞的市政选举。

这样的选举是多么阴險的欺騙！

两年以前，人們宣布不可能重选阿尔及利亞在国民議會中的議員，因为战争在繼續进行。那末难道有任何人会認為阿尔及利亞情况已經改变了嗎？事实上，情况更加严重了。

阿尔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綫將發出不参加市政选举的命令，在进行战争的广大地区內，事实上是不可能举行选举的。选举——什么选举！只有在仍然或多或少在軍事当局控制之下的几个城市里举行投票而已。

在各个选举站的桌子上将放上冲锋槍，毫無疑問，将由伞兵来开票。

在这种情况下，下月的市政选举将会有什么意义呢？

在阿尔及利亞問題上，今年秋季的投票又将有什么意义呢！不如說，人們准备把几百万張票投入票箱，目的只是为了歪曲就法国問題进行投票的結果。

这样就更有必要来揭露举行全民投票的阴謀，来号召我国人民在10月間一致投票反对戴高乐，反对独裁。

从今以后，人民应该日益明确危险的严重性。大家的責任是团结群众，团结各种见解的共和人士来坚持不渝地抗击法西斯主义。

左派力量的团结特别需要通过反法西斯委员会和保卫共和委员会来实现，这些委员会应该在群众大会上、在工厂里、在我国各城市的居民区和我国每一个乡村举行的选举中产生。以民主方式召开的代表大会可以指定这些成千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机构。

只有这样，这些委员会才能在群众中生根，而且能够保证不致于不稳定，能够对付外来的瓦解尝试。只有这样才能最好地保证动员群众，以便立即回击任何法西斯性质的示威，回击对积极分子、工人和共和人士或人民组织所在地的任何袭击，回击对民主报刊的任何危害。

现在是团结一致的时候了。

然而，有理由后悔在过去往往向反共倾向让步而且助长分裂的人们，其中有一些人甚至在今天不首先担心群众归向维护自由的共产党的高潮，而且主要考虑如何阻挡这种有益的高潮。他们对于必须团结一切力量，却不那么关心。最近几天，在报纸上还有不少表现这种倾向的文章，这些文章是由反对戴高乐的一些人们署名的。象密特朗这样的人，甚至在今天还没有能够摆脱他们的反共思想。他们简直把斗争的根本需要、显然必需的团结忘记了。在共产党不断以真凭实据证明它的唯一关怀就是为工人阶级和共和国服务，人们怎么能坚持对共产党采取排斥态度、怀疑它的意图呢？

人们传说，反对授权给戴高乐的一些非共产党议员企图组织一个将把我们共产党人排除在外的集团。

應該說，这个集团只不过是各执政党在上月份組織的著名共和委員會的繼續。大多数旧成員已經不在內，目前这些人員已經变节而同独裁者总理联合在一起。

这意味着，人們坚持同样的錯誤道路，人們繼續阻撓群众团結起来保衛共和国。走这条道路的人将有自遭灭亡的危險，并使全体人民遭受祸害。

正如我們一再申明的那樣，对于法国的前途的种种看法不应当在目前妨碍反对法西斯反动派的所有的人們和所有共和力量紧密团結。

所有这些力量應該朝向一个唯一目标：在公民投票时投反对票。維護公众自由，保衛人民的权利。

我們知道，正如恩格斯和列宁所說的，民主共和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工人階級坚决地要保持这个陣地，从而能进行組織、表示意見和准备自己的前途，而这个前途就是法国的前途。工人階級决意要保衛我們的祖先經過斗争和牺牲而爭得的民主权利。当反动軍事独裁实行統治的时候，当法西斯主义給劳动者带上枷鎖、监禁他們的积极分子、解散他們的組織的时候，工人階級是不会更幸福些、更强大、更接近于社会主义的。工人階級現在和将来都将坚定不移地走向社会主义。

在民主人士中，每个人都信奉自己的綱領，坚持自己的观点。我們对于什么是最好的宪法也有我們自己的主張。例如，我們認為，應該加强和組織人民对議員的监督，特别是要使議員可以被撤換。我們也認為，應該縮短議員們的任期。

但是，我們一方面坚持我們的主張、我們的綱領、我們党作为共产党而存在的依据，另一方面我們要再一次指出，我們在整個这一时期中，在目前，一心一意要拯救民主自

由，使工人階級的权利和陣地受到尊重。对于那些自称为左派的政党和集团，我們但願它們执行自己的綱領，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根本的問題在于我們大家團結起来一致反对个人独裁，反对所謂“有力政权”。

劳动者和民主人士都爭取建立一个有力的政府、稳定的政府，但是什么是一个有力而稳定的政府呢？

这个政府决不是依靠刺刀的政府，决不是依靠使用暴力、詐騙和煽动人心的伎俩的政府。

这个政府决不是首先指望依靠銀行、大工业和大殖民主的政府。

一个有力的政府、稳定的政府，是依靠人民的政府，它不怕受到人民的监督，它始終恪守向人民承担的义务。

再說一遍，硬說法国的不幸是由于民主过多，因而号召人民在10月公民投票时譴責民主，这是不顧事实的做法。讓我們追述一下列宁所說的話吧：决不能在倒掉洗澡盆里的髒水时把小孩也扔掉。同样不能在糾正缺点的借口下，把民主和議會扔掉。

問題在于，必須糾正执行制度不好的地方，从而最后保証它的正常运行。問題在于制止由于層出不穷的專橫限制和对工人階級的代表采取歧視措施而破坏民主。

3月底，在日尼維埃举行中央委员会會議的时候，共产党人已經就一个左派政府可以执行的救亡綱領提出了一些主張。在經濟、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我們已經指出了在我們看来是良好的解决办法，指出为了使法国和共和国得以存在下去我們建議作的事情。

我們在当时闡明了民族复兴綱領的主要內容。这个綱

領保証劳动群众的面包和工作，保証在和平和国际諒解的环境中以最现代化的方式开发法国的资源。这个綱領保証自由。它为青年知识分子、教育工作者、一切有文化的人开辟欣欣向荣的前景。

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只要求同其他民主政党和集团一道享有自己应得的地位，只享有自己的地位，但是要享有自己的全部地位。

共产党人仍然坚决支持为了人民的利益向前迈进的任何一步。

因此，所有共和人士之间的諒解，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而且，我們已經取得了进展，甚至在国民議会的范围内，在那些忠于民主的社会党議員和其他議員中取得了进展。一个首先表示拥护戴高乐的社会党领导人、托洛茨基式的煽动家、团结的敌人布比安亲自說过，議會中已經形成人民陣綫的气氛。

这有什么可怕呢？1936年的人民陣綫政府乃是一个严格依据宪法組成的政府，一个由布比安的党的党员主持的政府，一个有工人阶级和它的共产党支持的政府，一个为劳动者和共和国作了許多事情的政府。特别是在这样的日子里，工人和所有共和人士回想起1936年时，记忆犹新，这是不足为怪的。

从民族广场到共和国广场的伟大的、动人心弦的示威游行，不仅在参加游行的人数和声势浩大的队伍方面酷似1935年的示威游行，而且在抱不同意見的参加游行者的友爱精神方面，在他們渴望团结和采取行动方面，也酷似1935年的示威游行。

群众远沒有被阴谋吓倒，而是卷入了坚强有力的巨

流。所以完全有理由相信，明天是屬於民主的，而不是屬於民主的敵人的。

四 我們光榮的黨

我們的黨經歷考驗之後更加強大了。它比任何時候更加團結在中央委員會的周圍，中央委員會的威信進一步提高。每天每時，黨的領導機構都善於採取行動，領導全黨進行鬥爭。

議會黨團表明它是政治上成熟的、富有戰鬥性的。它勝任愉快地擔負着自己的任務。

我們全國各地的省黨委會、地委會和支部的黨員們的活動，都是出色的！他們往往日以繼夜地工作，白天他們在工廠里勞動，晚上他們不辭疲勞，組織示威遊行，守衛着我們組織的所在地，他們分發數以百萬計的傳單和小冊子，他們保證了我們報紙的大量銷售。

一些新幹部經歷了考驗的鍛煉，表明他們是善於組織、善於鼓動和領導群眾行動的男女。事態發展證明了新黨員的不可估量的潛力。黨有了更多的忠誠可靠、準備作出一切犧牲的幹部，正如在1934—1936年時期幹部隊伍壯大一樣。

在最近一時期中，“人道報”的銷售數量增加了一倍。每期特刊，剛一出版就銷售一空。目前的任務是不斷努力鞏固這些成績，保持我們報紙的新讀者，爭取更多的讀者。

黨已經吸收了許多新黨員，應該在這條道路上繼續前進。最近幾周中，無數的勞動者都對政治生活有了覺悟，成千上萬的同情者站在我們一邊進行鬥爭。目前有可能大量吸收黨員，舉行我們黨支部的公開大會，邀請同情者參加這

些支部的工作和加强这些支部。目前可以建立許多新的支部，首先是在企业中建立。同样，必須在更大的規模上呼吁群众从財政上支援我們党，加强募捐工作。

事实已經否定了認為青年人不关心政治、无动于衷的悲觀估計，其实青年人已經热烈地、豪迈地投入斗争，青年工人、青年学生、年青妇女都站在維護自由的斗争的最前列。大家都看見他們群起参加了示威游行，特别是参加了从民族广场到共和国广场的示威游行。單單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就吸收了3,000盟員。

在吸收党员方面，推銷报纸方面，尤其是在动员群众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我們党所遵循的正确路綫和坚持原則的結果。

在这段时期中，那些曾經一度被某些修正主义者的分裂活动弄得迷失方向的好同志，已經弄清是非。全党已經团结一致。

社会党和所有其他党派都在經受考驗中發生分裂，正如他們在1940年的維希时代那样，它們經歷着困难、变节和背叛，而我們党則表现出坚如磐石的团结和巩固。

在1939年时，敌人还能在追随我們的某些阶層中散布混乱，而今天我們党的周圍却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信任我們和人数更多的同情者群众。大家都看到，我們党是民主和自由的主力，党所以能在这样良好的条件下进行这场战斗，这是因为它不懈地为反对一切偏向而斗争。这是因为它执行了久經考驗的組織方法——同一切虛伪民主制相反的民主集中制，而其他方面的人則提供了虛伪民主制的可悲事例。首先是因为我們党忠于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忠于工人阶级。这也是因为它善于高举保衛民主自由的旗

帜，高举和平和真正民族利益的旗帜。

亲爱的同志们，满怀信心和坚决地工作吧！

为了消除个人独裁，为了在公民投票时投反对票，为了在阿尔及利亚实现和平，为了恢复共和自由，为了自由、强大和幸福的法国，大家组织群众斗争吧！

（译自1958年6月11日法共“人道报”）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決議

(1958年6月10日)

戴高乐上台是陰謀的結果。

戴高乐是这个陰謀的中心。陰謀得逞之后使他能制訂法律和宪法、任命和撤換部長、利用軍隊和鎮壓手段。戴高乐迫使議會休會，他拒絕保障各項社會權利。他準備舉行公民投票。這不僅僅是更換政府，而是一種陰謀，其目的在於取消共和體制，而且已經形成一個不受人民民主監督的獨裁政權。

隨着戴高乐的上台，法西斯威脅已經出現。戴高乐所依靠的軍人和殖民主義者暴亂集團，正在竭力設法通過所謂“救國委員會”把肆意橫行、告密陷害、使用暴力的做法在法國各地重演，這些做法正是法西斯黨派的特點。正當大批維希分子為戴高乐搖旗吶喊的時候，盜用人們抵抗運動的高貴回憶，是一個騙局。

這個獨裁政府是阿爾及爾和阿耶佐的暴亂、背信棄義的將軍們的武裝干涉威脅和要發動內戰的詭詐所強加於法國的。一些合法的假象掩蓋不了政變的實質；甘心投降的議員們，背叛了人民的委託，背叛了共和國。

但是，儘管發生了叛亂，工人階級和有覺悟的民主力量沒有被嚇倒：他們展開鬥爭，組織抵抗，從而為進行有效的戰鬥以挫敗個人獨裁創造了條件。

戴高乐執政之後的第一個措施，就是採納了極端分子要使阿爾及利亞同法國合成一體的立場。這樣，他就同阿

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愿望这一根本历史现实背道而驰。戴高乐丝毫不考虑战争对于法国经济和劳动者生活条件的灾难性后果。这场战争的唯一结局，只能是为法国招致灾祸，法国将再一次丧失一切。在继续进行战争的这个地方，在拥有50万军队的暴乱首脑们控制之下组织骗人的选举，不会使法国免受各国人民的谴责、避免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因为这种骗局不可能掩盖这一事实：戴高乐已经走上使战争加剧并扩及整个北非的道路。

这样，他就同日益众多的法国人的情绪相对立，他们汲取了经验教训，希望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

只有承认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权利，这种谈判才能开始，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之间才能建立新的关系，涉及各方面的这种关系的基础是自由同意、相互有利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现在应该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有力地进行争取在阿尔及利亚实现和平的斗争，因为导致独裁、助长法西斯威胁和造成贫困的，正是这场战争。

代表大资本和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社会势力支持独裁政府。

借助于个人独裁，并不表明他们有能力，而是证明他们软弱。因为已经无法通过传统的议会民主制强行自己的政策，他们就废弃以全民代议制为基础的共和国。他们要求拥有一个不受普选监督的“强有力的国家”，拥有一个能依靠强制和煽动把他们的政策强加于群众的独裁政权。

这就是戴高乐主张修改宪法的目的。10月5日的公民投票是个人独裁的投票。这两种做法都是为了得以继续和加紧进行11年来历届政府所奉行的战争和贫困政策。

法国遭受禍害的根源，不是民主和議會制度，相反地，恰恰是由于反共而一貫違反普选所表达的意志和代議制原則。害怕社会进步和屈从于外国帝国主义的結果是反共，从而阻碍工人階級在議會方面和政府方面行使自己的权利。

既然無視600万法国男女的选票，使他們所选出的代表不能参加各种机构，这样就違反了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行，共和力量处于分裂状态，結果人們屈从于反动势力。右派社会党领导人，特别是摩勒，应負严重的責任；由于拒絕依靠工人階級，拒絕同共产党联合，就造成1956年2月6日向極端分子投降和1958年6月1日的叛乱。

混乱和政府軟弱无力的补救办法，不是廢棄民主，而是相反地要确保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行，就是要恢复国家独立，并使工人階級和它的政党在議會和政府中同別人一起享有应得的地位。只是它們所应有的地位，然而必須是应有的全部地位。对于那些自称是民主党派的政党，法国共产党別无要求，只要求它們执行它們自己的原則和綱領。

問題不是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間进行選擇，而是在依靠反动派、軍国主义从而导向法西斯主义的个人独裁和奉行大多数法国人所希望的政策的政策民主制度之間作出抉擇。

以数十万計的男女，已經群起举行强大的示威来保衛民主。这个运动將繼續不断日益壮大。

这个运动提出了偉大的任务：建立数以万計的民主选举产生的保衛共和委員會，这些委員會將能立即回击法西斯分子的恫吓或使用暴力的任何嘗試，將能使数百万法国人在10月5日表示：

反对独裁和法西斯主义！

反对战争和贫困！

在这场战斗中取得胜利的保証，就是通过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联合而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的統一和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一切民主和民族力量的团結。

在这场斗争中，民主分子是法国人道主义和法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最光荣的革命傳統的繼承者，法国人民希望拯救共和国从而维护民族的光荣和前途。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伊符里

1958年6月9—10日

（譯自1958年6月11日法共“人道报”）

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声明

(1958年6月24日)

戴高乐将军期待以公民投票来使在阿尔及尔和阿耶佐的叛变以及内战的威胁下成立的政权合法化，并把它扩展到全法国。

他把诡计作为政府的一种手段，一方面发表安定人心的谈话，一方面把在阿尔及利亚和在法国阴谋叛变的组织者和军事独裁的拥护者安插在领导的位置上。他的公民投票只不过是普遍民意投票的一幅漫画。的确，人民将被邀请答复赞成或不赞成，而这是对一个未经议会公开辩论而在秘密中仓卒拟成的宪法草案，也就是说，在不经过任何民主审查、所有的公民事先毫无所知的情况下拟定的宪法草案。在这种情况下，这就不是对经过广泛说明的宪法原则进行公民投票，而是对个人的公民投票了。

他所准备的宪法攻击民主原则本身，攻击主要依靠全体公民以平等的直接普选产生的人民代表为主体的民主原则，而全体公民正是国家主权和共和国权力的所有者。

他以建立一个强有力而稳定的政权为借口，主张树立一个依靠军队和警察的政府。这个政府将把一切权力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它将在社会和民族问题上哗众取宠，以便在人民群众面前掩盖大资本所操纵的决定性影响。把普选产生的代表削减到只起一种咨询的作用，他这样就将剥夺掉工人阶级和中间阶级的一切可能行动的手段，因为后者由于有代表制度才能对政府的政策产生影响。

这样的政体只能产生独裁，个人的武断和法西斯，如对工人工会的武装袭击、对民主组织所在地的侵犯和公然威胁解散工人的政党等，都显示了这一点。

* * *

戴高乐为了给他的野心和图谋辩护，把一切法国的不幸归咎于他所谓的“制度”。

在戴高乐攻击“制度”时，他针对着所有的共和制度。

共和国是不能对我们的灾难负责的：无休止的殖民战争、在大西洋联盟中法国丧失独立、军备竞赛以及随之而来的人民的贫困、民族的衰落和自由的摧毁。

归咎于“制度”就是开脱真正的罪人。

罪人首先是法国的大资本家。他们把法国的伟大同维持他们的殖民主义者特权合为一体。他们进行殖民战争是为了他们从中取利。他们出于阶级利益而制定出牺牲民族利益和前途的政策，他们把国家导至在世界上孤立，导至破产。他们出于阶级自私而把这个政策的全部重担抛在人民的肩上，同时他们使人民因为在财政上供应他们的冒险行动而堕入贫困。

罪人其次是那些11年来利用反共破坏普选，抹杀全国四分之一选民的投票的人们，他们破坏代议制，把600万法国人民的代表排挤出一切政府职务。他们谩弄和玷辱民主。他们拒绝依靠人民的阶级和共产党人。他们背弃他们在大选时许下的诺言。他们投靠右派并执行后者的政策。这个政策通过弗林姆兰的投降和摩勒的叛逆，已导至极端分子和暴乱分子的胜利。

这个政策激起为反贫困和争取自身权利而斗争的劳动者们的愤怒。这种愤怒也是一切民主分子和爱好和平的人

們的憤怒。只有使公民和他們的代表無法過問政府的政策，它才能得以執行。這就是為什麼大壟斷資本的極端殖民主義者和極端反動分子要鼓動阿爾及爾和巴黎的陰謀叛亂，以方便於取締民主自由，迫使建立戴高樂的個人和軍事獨裁，並為法西斯主義開辟道路。

* * *

目前戴高樂的政府包羅了應對我國災難負責的全部人員：利用陰謀叛亂把戴高樂推上台的極端殖民主義者和極端反動分子，那些把國家導至破產的人們：比內、弗林姆蘭、摩勒之流今天成了他的同謀，在為獨裁機器和法西斯組織作準備的必要時間內給他充當議會招牌。

這就是戴高樂利用10月5日的公民投票建議我國人民贊同的東西。

這就是我們應該以一個“不”字的答复來排除的危險，這樣來挫敗公民投票的圈套。

問題是要挫敗戴高樂的個人與軍事獨裁，而不是一場使共和分子分裂的論戰中以一個憲法草案對抗另一憲法草案。

現在是要為共和國的真正復興創造條件。

各種不同色調的共和分子和愛國者，相反地能夠在要求結束一個把祖國引導到沒落的政策的共同意志中團結起來。這個政策的前途已經為意大利、德意志和西班牙的法西斯主義的經驗所證明了。

大家共同的和肯定的認識是：只有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才能有法國的偉大。

從而產生以下的要求：

(1) 尊重民主的基本原則，

——普选不被歪曲利用，公平合理地直接由人民意志产生全国性的代表团体；

——政府对这个全民代表团体負完全責任；

——組織政党的自由，各政党根据在普选中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参加民主制度的工作；工会运动及其他民主团体的自由。

(2)忠实地执行这些民主原則，就必须有一个符合人民願望和民族利益的政策：

——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保障科学、技术、大学和文化的發展具有与法国相称的物質条件；

——采取措施制止大壟断資本的貪得无厭的自私自利。

共和国的这个复兴意味着法国政治方針的根本改变和对法国的真正偉大的条件的明确認識。

只有建立在各国人民友誼的基础上才能有法国的偉大。

(1)在万隆时代，只有同阿尔及利亞，同所有直到如今还屈从在法国的殖民枷鎖下的人民，在承認自由独立、自願、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关系，法国才能够偉大。

(2)在原子时代，只有依靠同所有国家人民的友誼而不是靠加入侵略集团和軍备竞赛来保持它的独立，法国才能够偉大。

只有从殖民战争和軍备竞赛这双重負担下解脫出来，法国才能够恢复它的偉大独立民族的地位。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法国共产党准备同所有的共和力量协商，使大家毫无例外地团結起来保衛民族利益，維護民

主制度和保證它們的自由行使。

这个唯一能够保全法国前途的政策的第一步驟，共和人士和爱国者的最迫切的任务，便是击败个人独裁和堵塞法西斯道路，带动絕大多数法国人以“不”字来答复10月5日的公民投票。

这个胜利是可能的，戴高乐害怕这个胜利，因为他正在設法歪曲假造公民投票的結果，打算把在阿尔及利亞强迫得来的几百万張投法国反动派的票加在其中。

大壟断資本的極端反动分子和極端殖民主义者打算摧毁共和法制和民主，共和法制和民主妨碍他們从事違反人民和民族利益的政策。共和分子的团結将迫使民主受到尊重，将使我国民族最优秀的傳統得以保全并将为在祖国真正偉大的意义下的法国前途做好准备。

法国共产党政治局

（譯自1958年6月25日法共“人道报”）

附 录

法国法西斯分子在阿尔及利亞 發动政变以来的大事記

- 5月13日** 法国法西斯分子在阿尔及尔發动暴乱，法共中央政治局就阿尔及利亞局势發表呼吁書，号召粉碎軍事政变阴谋，在14日举行反法西斯群众示威游行。
- 5月14日** 戴高乐的社会共和党于13日晚發表声明，要求总统讓戴高乐出来做当前局势的“裁决者”。法共中央政治局即發表声明，警告不要同那些在阿尔及利亞制造暴乱的極右翼分子妥协，要求立即采取措施来鎮压叛乱者。
- 5月16日** 戴高乐發表簡短書面声明，公然表示他准备出来执掌共和国的大权，并揚言議會政治制度已經不能再控制当前法国所面临的局势。法共中央委员会17日就戴高乐的声明向法国工人阶级和全体法国人民發出呼吁，指出戴高乐已經拿下他的假面具，已經表現了他是阿尔及尔阴谋的中心。呼吁書号召法国人民团结起来，在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市区組織群众性的反击来对付任何法西斯暴乱。法国总工会在同一天号召全国煤气和电力部門的工人在16日举行反法西斯的警告性罢工和集会。
- 5月18日** 法共向法国的士兵、海員和軍官發出呼吁，号召他們服从共和国政府的命令。
- 5月19日** 戴高乐举行記者招待会，进一步鼓吹由他登台执政的主張，以便公开动员国内支持他的殖民主义法西斯分子，加紧制

造暴乱形势。法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發表声明，揭露戴高乐的記者招待会是要作为在首都动员阴谋叛国军队的借口。声明指出戴高乐要通过非法和違反宪法的手段来授与他以无限权力。声明要求政府拒绝对阴谋叛国分子讓步，并解除叛乱将領的軍事职务。

5月20日 国民議会中以475票对100票通过順延在阿尔及利亞特殊权力的法案，法共書記杜克洛宣布法共議会党团投贊成票即“投共和国的票”。

法共中央举行會議通过決議，批准政治局和共产党国民議会党团自5月13日以来做出的决定，并授权政治局和議会党团在各种情况下做出阻止法西斯的决定。

5月24日 阿耶佐發生法西斯軍事政变，法共中央政治局發表声明指責政府在叛乱者面前显示的懦弱无力，坚决要求政府对叛乱者采取措施，并号召法国工人階級、法国人民和共和国人士加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組織，組織集会和示威游行。

5月25日 法国共产党政治局發表声明譴責政府的妥协和投降政策，号召工人階級和共和人士加速行动起来，繼續坚决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同日，法共中央政治局發表公报，抗議政府沒收进行反法西斯宣傳的“人道报”星期刊。

5月26日 法共中央委员会和法共議会党团联合向科西嘉的爱国者与共和人士發出呼吁，号召他們組織起来和行动起来，不讓阿耶佐和科西嘉落入法西斯分子之手。

5月27日 国民議会以408票的絕对多数通过了修改宪法的議案，法共議会党团投了贊成票，这样使共和国政府未能倒台。弗林姆兰不顧国民議会中表达的意願，擅自辞职为戴高乐上台开道。法共中央政治局号召在5月28日举行大規模的示威游行反击法西斯的阴谋。

5月28日 法共中央政治局在游行示威后發表声明，指出28日巴

黎的50万人大游行显示了人們拒絕法西斯主义和个人权力的意志。

5月29日 法共中央政治局發表声明，指出法国現在的抉擇是独裁、战争或共和、和平。声明指出法国社会党的态度对于左派力量和共和力量能否團結起来是一个决定因素，反共的立場是对共和利益的致命打击。

同日，杜克洛代表法共中央委员会和法共議會党团致函各左派政党，建議举行会談討論指定新內閣候选人的問題。

5月30日 戈蒂总统任命戴高乐組閣。法共中央發表声明，指責总统的任命不符合宪法的規定，号召所有劳动者、所有民主人士处在警备状态，准备隨時給法西斯圖謀以有力的回击。

6月1日 戴高乐在資產階級政党对法西斯势力进行妥协和出卖共和制度的情况下，以329票贊成224票反对，被批准組閣。

6月2日 国民議會給戴高乐以全权。

6月3日 法共中央政治局發表声明，指出当前局势的严重性，号召一切反法西斯主义者在各企业、城市、乡村通过民主选举方式成立成千上万新的保衛共和委员会，以扩大和加强自己的團結，指出現在已进入保衛共和国斗争的新阶段，并决定在6月9、10日举行中央全会會議，研究目前局势以及党、工人階級和法国人民在这种局势中所面临的巨大任务。

6月9、10日 法共中央委员会举行會議，討論了当前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

6月24日 法共政治局發表了两个声明。第一个声明談到法共准备同所有的共和力量协商，以便團結起来保衛民族利益，維護民主制度和保証它們的自由行使。声明着重指出，共和国人士和爱国者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帶动絕大多数法国人以“不”字来答复10月5日的公民投票，从而击败个人独裁，堵塞法西斯道路。第二个声明談到戴高乐上台以来法西斯分子在法国屡次进行的挑畔行为，号召工人和民主力量保持警惕和團結一致，并坚决有力地迅速回击法西斯暴徒的襲击。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